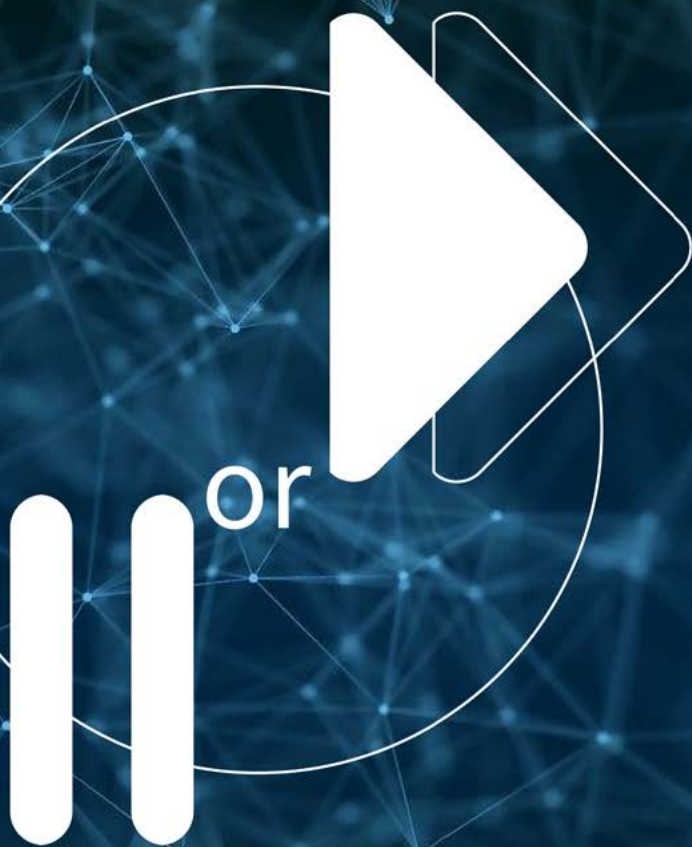




—— 2020新冠疫情下的  
**教会与新媒体**

普世佳音出版



暂停

还是

快进

2020新冠疫情下的  
教会与新媒体

普世佳音出版

# 暂停还是快进

——2020 新冠疫情下的教会与新媒体

作者：安平、陈智衡、邱慕天、董家骅、胡志伟、黄磊、林伟清、刘凝慧、

陆尊恩、秦路、苏永耀、苏文隆、余日新、王林、Asaph Wang

编辑：慕溪、飞登、至信、传珍

封面设计：春花灿烂

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

版权与作者共有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Pause or Fast-Forward: The church, new media, and the 2020 pandemic**

Author: Jerry An, Jeshurun Lin, Mu-tien Chiou and others

Editor: Luke, Freedom, Jackson Tong, Alice

Cover Design: Chunhua Liu

Administration: Heather Haveman

@ 2020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t for sale.

Published by 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700 28th Street SE, Grand Rapids, MI 49508, USA

G.P.O. Box 12058 Hong Kong

E-mail: [chinese@backtogod.net](mailto:chinese@backtogod.net)

ISBN: 978-1-7327390-5-5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目录

## 前言 | 1

## 前瞻 | 3

- 01 后疫情时代的教会与新媒体 | 安平 4
- 02 新媒体带来的改变与因应策略 | 王林 18
- 03 对新科技挑战的神学省思 | 邱慕天 23
- 04 转化观念，善用新媒体 | 黄磊 27
- 05 教会如何走进公共领域？ | 陆尊恩 30

## 探索 | 34

- 06 疫情下的线上崇拜，符合崇拜的本质吗？ | 刘凝慧 35
- 07 隔离期间，圣礼该怎么办？ | Asaph Wang 39
- 08 自律隔离？疫情下服事的挑战和机遇 | 苏文隆 46
- 09 疫情牧养？送给牧者的七个锦囊！ | 秦路 53
- 10 疫情隔离下，教牧同工该怎么提升领导力？ | 胡志伟 57

## 省思 | 61

- 11 当聚会变为直播后，到底什么是崇拜？ | Asaph Wang 62
- 12 崇拜的本质 | 苏永耀 66
- 13 “网络圣餐”的三大神学难题 | 邱慕天 71

|                               |                                                                 |     |
|-------------------------------|-----------------------------------------------------------------|-----|
| 14 网络圣餐面面观，                   | 林伟清                                                             | 76  |
| 15 实然的疫情，应然的圣餐？               | 余日新                                                             | 94  |
| ►► 重构                         | 104                                                             |     |
| 16 复工复产热火朝天，教会重启举步维艰，下一步该如何走？ | 林伟清                                                             | 105 |
| 17 当“神学无用论”成为抗疫显学             | 邱慕天                                                             | 113 |
| 18 疫情为普世教会更新提供的五大契机           | 董家骅                                                             | 118 |
| 19 疫情下，新媒体牧养的三个转变             | 胡志伟                                                             | 121 |
| 20 暂停还是快进？                    | 安平                                                              | 124 |
| ◀ 附录                          | 134                                                             |     |
| 晚清时期鼠疫的历史反思：                  | 陈智衡                                                             | 136 |
| 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与公共崇拜                 | John D. Witvliet, Noel Snyder, Mar í a Cornou,<br>Chan Gyu Jang | 145 |
| ■ 注释                          | ( Endnotes )                                                    | 152 |

# 前言

一场疫情，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隔离下，教会的各项事工也被“逼”到了线上，被迫面对新媒体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一些曾对新媒体抱有质疑和观望态度的教会，开始体会到它高度的便利性和灵活度。很多从未使用过 Zoom、打卡圈、短视频等来开展事工的教牧，现在成了媲美主播的网络达人。当然，也有些人面对这太快太大的改变，也有不安和担忧，或继续维持原状，或开始认真反思……

不管各地的教会在这个谱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不得不承认的是，疫情下新媒体事工的实践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旧有的观念和看法，催逼人们去思考习以为常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教会？崇拜的本质是什么？圣餐在网络上进行是否符合教义？线上牧养和线下牧养的关系如何处理？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新媒体的出现，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和公共性，关于新媒体和教会的思考也早已开始。普世佳音近十年来向新媒体的全面转型，以及和众机构一起举办话语论坛和网络宣教论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如今因着这场疫情的催化，实践倒逼反思，新媒体事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教会型态发生改变的同时，一场大讨论终于全面开展且如火如荼地进行。1月下旬开始，我们在微信等平台上也特别组织一线牧者、神学研究者和媒体人进行专题讨论，现精选其中 20 篇编辑成书，希望可以为普世华人教会提供参考。我们深知这并非答案，而祈盼是开启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起点。

如今半年过去，疫情还在继续。回头来看，这近六个月的时间里，若我



他们没有参与到疫情的媒体事工当中，也没有引发任何讨论的话，那确实是对这场危机的一次浪费。或许就此书而言，记录和见证这个百年一遇的时代，便是其最基本的价值所在。

本书主要分为四个板块。前瞻篇：侧重探讨当下教会和新媒体的大趋势；探索篇：为疫情下的崇拜和牧养提供各样具体的实践建议；省思篇：旨在从神学角度思考崇拜、圣礼等的本质，为事工提供思想指导；重构篇：重点探讨教会重启以及内部整合。

这四个板块也是这一路以来大家经历和思考的几个阶段。一个人、一个点看到的“疫情”，所理解所思想的毕竟有诸多局限。相信透过这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北美诸多学者和牧者长期研究和实际经验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有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当然，由于时限所致，且本身尚处进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刚刚拉开序幕，未来很多重大技术发展以及对媒体生态的影响很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甚至想象；这些思考也一定难以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我们期待有未来有更多用智慧忠心服事神的人在这一领域继续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或许与其说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不是“暂停”，而不如说是“快进”。面对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深知且确信“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 1:19）且“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 8:28）

2020 年 6 月

# 前瞻



## 01 后疫情时代的教会与新媒体

安平

一场疫情，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教会“逼到”线上。从初期相关工具的使用教程，到实际牧养和宣教挑战的讨论，乃至关于圣礼和教会论等神学讨论，新媒体事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一方面，绝大部分教会仍然把线上聚会当作过渡手段、权宜之计。大家期盼的还是早日恢复线下聚会；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大家发现技术上原来很容易，也降低了不少成本，效果也不错。

然而，新媒体教会只限于此，或者说就是这样而已吗？

### 线上聚会很可能成为教会新常态

在大家开始线上聚会时，单从疫情发展看，我们当时估计至少三个月。要完全恢复线下聚会，恐怕要半年以上。

一方面，我们非常能体会教会希望早日恢复聚会的心情，但教会无论是出于公共责任还是爱人如己的考虑，从心态上首先就不能急于“复工”。再加各种外在因素，线上聚会很可能成为教会新常态。因此，从时间和形势上不能把线上聚会当作过渡手段和权宜之计，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理预备。另一方面，新媒体事工乃至新媒体教会也绝非只是转换一下阵地，也并不只是工具而已。新媒体最难的其实是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换，以及相应方向和策略的调整。

我们推动新媒体事工已经不下十年时间，坦白讲，大多数教会都不太重视。近年来有些改善，但还是相对边缘。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教会不用再去争论要不要线上聚会等等那些过去看来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难得，很严肃的事情，教会必须警醒、反思、认真探讨，否则就错失了这个机会。

### 疫情下的教会形态

我有一个简单的观察，就是过去这几年中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不得不分散聚会的教会，也因此较多开始使用新媒体，面对这次疫情也就相对比较从容。香港教会也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比较多用线上聚会的方式。

另外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就是老年人比较多、比较小一点的农村教会面对这次的挑战就比较辛苦，缺乏资源也无法很快适应，甚至真的只有停止聚会，需要特别地关怀和帮助。

现在大家对线上崇拜基本上已经没有争论，因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不过对圣礼还有很多讨论，比如针对网上能不能领圣餐的讨论很多，也有不同的建议和指引。有很多人选择等等看，或者说等到恢复线下聚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问题是一两个月能等，三个月不守圣餐，可能很多教会就等不了。

所以这次疫情也激发了大家在各个方面的思考，迫使我们反思教会的本质：到底哪些是我们真正不能舍的？哪些是我们曾经以为不能舍弃的原来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甚至效果比原来的、预期的更好？这些都是极为有益的探讨和思考。

### 教会最重要的挑战

当然疫情终将会过去，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世界将会更加充满不

确定性。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一定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教会需要面对。

但有一个方面长期被忽略和轻视，就是科技发展带给教会的挑战。当今时代，科技对人类生活乃至行为的影响和塑造的力量与日俱增；新媒体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其最大特征就是“颠覆”。

2011年7月温州动车追尾，当时我在温州机场准备离开，当地同工短信告诉我说，就在之前我们聚会所在教会不远，他们赶去救人了。那天雷电交加，飞机晚点，到了北京已是早上。打开电视发现最早报道这件事的不是记者，而是动车里面的一位乘客，他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信息。此后所有的报纸头条、电视新闻用的都是他这张照片，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快、更准确、更身临其境的报道。

当时我比较小看微博，觉得140个字写不出什么东西。可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太厉害了！以我对传播粗浅的理解，我觉得它把整个传播的所有要素都颠覆了。所以我马上买了一本书，就是李开复《微博改变一切》。

回到北美之后，我对同工说，这是我们的教科书，赶快学。并且在当年的北美网络宣教论坛上，我分享的就是这件事和这本书。相信我们都看到了过去10年来，新媒体对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改变与影响。

新媒体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各行各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也享受其所带来的便利。但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其实教会也深受冲击。因为第四次是工业革命所冲击的对象，就是那些权威的、有建制性和组织性的机构，教会、婚姻、家庭也在其中。甚至我觉得它对婚姻家庭的冲击甚至胜于同性恋对婚姻家庭的冲击。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性爱机器人，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只是性爱机器人，而是还能跟人谈恋爱！这对社会伦理方面的挑战也非常之大。

## 科技改变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过去我这 20 年都是做媒体的服事，接下来我从传播的这个角度来分享我的一些观察。

我们知道 500 年前的宗教改革之所以成功，和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也因此人们开始读书、读字，理性思考。对于基督教而言，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开始更多地在教义和教理上有比较深刻、比较系统的学习和反思。

我一开始做福音广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不了一个人主持的节目。两个人主持还可以，一个人主持节目就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我是北方人，习惯了大嗓门；第二受某些新闻节目影响，气宇轩昂。后来有位前辈传授了我一个秘籍。他说，阅读走脑，广播走心。广播的接收器官其实不是耳朵，是人的心。所以你讲话的时候，要知道是在对另一个人的心说话。你和麦克风要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我们跟谁能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呢？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我们听港台主持人的讲话都那么温柔，充满亲和力。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夜间的情感类广播节目深受欢迎。我们听圣经跟阅读圣经的感受和领悟是不一样的，每个媒体的形式，对我们了解、认知事物的影响都很不一样。

那视频的话，通常就是文字、画面、音乐等各方面的综合呈现，全面调动人的感官。到了互联网时代，人的自主性跟互动性变得非常强，这也是互联网的一个显著特征。至于新媒体，我认为有两个标志性特征，一个是社交媒体，例如微信、抖音等等；另一个就是智能手机。

2019 年最大的话题其实是 5G，后来因为太多事情发展，大家就忘了，也不觉得它是个事。而我觉得 5G 将会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5G 时代，手机将变成“万物互联”。这会在根本上带来一些很大的变化。

腾讯每年都会做这种智库的分享报告。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在 2015 年发布的一个报告最具前瞻性。它预测未来有三个发展趋势：万物皆媒、人机合一和自我进化。所有的人都变成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所谓“人人皆

媒体”。如果说 4G 时代“人人皆媒体”的话，那 5G 就是“万物皆媒体”。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感受到，但是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可以真正用到 5G、6G，体会到它带来的改变。

## 新媒体带给教会的重要影响

那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新媒体给教会带来最大的两点影响，即：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公共性跟媒体性当然是教会本来就有的，是新媒体把它激活了。这次的疫情把教会整个逼上了新媒体，也逼向了公共。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公共事件。

这场疫情对社会也同样有这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线上教育和在家办公。我们原来觉得线上有些东西做不了，可是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线上都可以；第二，人们的公共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现在你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公共关怀。

而且人们还意识到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例如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微信海啸，前所未有。之后发哨子的人，更成了史上最大的一个集体行为艺术。

疫情也迫使教会大量地使用新媒体，所有的教会现在都在线上。先是中国教会，接着是全世界的教会。疫情也逼着教会认识到公共性，不认识不行。

我们都知道“这是天父世界”，也是“圣而公之教会”，我们的宣教使命也是大公性的。因为本来福音就不是只为我们个人的。

## 教会对新媒体的观念误区

教会一直以来对媒体、新媒体抱持的态度和观念是怎样的呢？我总结有以下三种观念：

**第一，悲观（异化论）：**这种观念认为，教会有新媒体，牧师一不留神成明星了，一成明星就腐败了，就快变成了美国某些电视里面那些骗钱的神棍。所以最好不用。

**第二，不乐观（工具论）：**这种观念认为，新媒体是工具，看谁用，好人用就好，坏人用就坏，不过好东西往往坏人用得更多，所以不乐观。把它当成工具，不太讨论它的属性问题。

**第三，壁上观（辩证论）：**这种观念认为，我们不能用新媒体好的影响否定新媒体带来的不好影响，也不能用新媒体带来的不好影响否定新媒体带来的好的影响。说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好作壁上观。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工具论。有时候我也这么说，我们要善用新媒体这个工具。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工具本身是具有哲学预设的，这个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工具在塑造人的行为，塑造人的行为模式，同时人的使用也在塑造工具。微信的开发者张小龙就说他在开发微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大家在使用中不断地互动，形成今天的微信。

我再举一个智能音箱的例子。像 Amazon 的 Alexa 等等。我们不妨试试，告诉它说，给我来一段默想的音乐，看看它给你播放的是什么。美国的可能是新纪元的或是瑜伽的音乐，而中国的很可能是佛教音乐。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教会不去使用，不去“喂食”这个智能音箱，而任由别人去喂的话，以后任何人说给我来点默想音乐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来段南无阿弥陀佛出来。这样我们不仅失去一个很大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塑造这个工具的重要机会，就是宣教的机会。

## 教会是最大的媒体机构

刚才讲到教会的媒体性，其实我们知道媒体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教会功能的体现。基督本身既是媒体，也是内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基督”，就是要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的形象。

我有个口号：教会本来就是最大的媒体机构，宣教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哪怕是只有 30 人的一个小教会，如果这 30 个人能把每个人的媒体性充分发挥起来，就比很多的媒体机构都大。可能华人教会里面还没有这么大的机构。

第一，微信每个人可以加 5000 好友。换句话说，每个人把自己的朋友圈经营好得话，就可以直接覆盖 5000 人，还不包括参加的各种群。那你教会的会友每天在朋友圈里发的都是什么呢？他又加了多少个群呢？他们能不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体现出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和生活呢？朋友圈就是你最大的一个禾场，最近的一个宣教工场！

每一个信徒如果能够把朋友圈经营得好的话，就是很大的一个媒体，那主任牧师岂不就是一个超大的媒体机构的老板？所以教会要像培养宣教士一样培养信徒，教他们学习怎么在网上去宣教，学习朋友圈的写作，学习网络语言，了解其中的文化；要学习怎么能够在微信群去发，跟大家分享福音。

不但如此，教会也要像培养媒体人一样培养信徒。需要让大家更多地意识到，原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媒体，原来别人认识我，认识我的信仰都是从我的朋友圈里认识的。现在很多公司招工，他都会查看应聘者的社交媒体账户，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等等。因为往往微信上面的你比简历上的你更真实。微信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自己，别人认识我们的“上帝视角”。

宣教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教会差派宣教士，不妨先从指导大家经营好朋友圈开始。

## 5G 与教会何干？

那么 5G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对两个领域带来最大的改变，第一是传播，第二就是教育。传播和教育也正是我们大使命里最核心的两个方面。

今天我们还是 4G 时代，我们用视频会议的方式远距交流。如果 5G 成熟了，甚至进入到 6G 的时代，AR 等开始应用，我们会更立体地像真的面对面一样。有人开玩笑说，疫情使老师变成主播，不过有时老师一提问，大家就不动，装卡。到 5G 时代就装不了了，整个的体验会变得更加身临其境。

整体而言，5G 时代将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拓展信息传递的媒介和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会带来虚拟和现实的叠加跟融合。

就是说，VR、AR、HoloLens 等等将逐渐广泛应用，Machine Learning 会持续发展。带来的结果就是想象力跟生产力可以快速转换。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都能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成本把它生产出来。

虚拟跟现实的叠加融合，听上去很玄。线上聚会我们过去常常说是虚拟的聚会，但现在我们大家都体会到了，只要是真实的人的聚会，无论线上线下都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本身就生活在一个虚拟跟现实的叠加与融合里面。我们“在地如在天”，还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个虚拟的世界，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5G 以后，人跟电脑会进一步叠加跟融合。深度学习、意念控制、大脑芯片等会更加常见。大家不要害怕这种东西，不要觉得这个是兽的印记之类的。因为现在其实手机已经成为你人体的一部分，未来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差不了太多。

还有就是知识和体验的叠加跟融合。《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



利说，知识就等于体验乘以敏感度。过去我们学习知识，很大部分是通过阅读书本进行的。但是科技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体验性，然后叠加融合，这将会对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已经在这个趋势当中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知识变得碎片化、图像化、视听化、场景化、感受化、处境化。有时我们对这些现象很反对，但我一开始就讲过这是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会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图像化，越来越视听化。这些改变会给我们学习、认知世界带来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效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潜移默化。

### 新时代需要的几种能力

在未来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能力也不一样。过去是要有好记性，要多做笔记，但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交给我们的手机去记忆了，谁还记那么多电话号码，谁还记怎么走路呢？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因为资讯太多。包括背圣经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可以用背圣经来锻炼记忆力，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只记得关键词就可以了，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想要的，还有很多相关的。

另外我们发现，过去如果提出一个伟大的异象往往能凝聚一群人。但现在越来越难，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凝聚很难。教会也是如此。那么就需要锻炼我们的整合力，从每一个人里面找到大家共同的那一部分，整合起来。从凝聚力到整合力的难度是更高的，需要更加地谦卑、忍耐和爱人如己。

还有就是从注重专注度到注重灵活度。谁能想到今年一开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演变得这么严重？如果没有灵活度的话，按部就班、循惯例，根本没办法适应这个变数。

我们开始从注重自我成长到注重开放共享。我再重申，我并不是把这种比较和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说这是一个趋势，未来当然也需要专注度，需要凝聚力，也需要记忆力，需要自我的成长。

## 教会往何处去？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未来教会更加无墙化。另外还有重要的两点，可能我们还没有太注意的，就是关系化和体验化。

为什么是关系化呢？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微信有 5000 个好友，那谁是我们真正的好友？当然是那些和你在情感上有连接，真正有关系的，彼此才会对他有影响力。有人说这次疫情对教会牧养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平时牧养不足的，关系不足的，教会很容易就散掉。

科技发展会使很多知识变得更加体验化，同时也会使教会更加体验化。我知道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但具体是什么，我可能还讲不太清楚，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索。

有几个例子可以参考。有一个美国教会做 Dinner Church，就是用晚餐的形式组织教会的聚会；日本有一个酒吧牧师，把教会开到了酒吧；芝加哥有位年轻的华人牧师，聚会的地方叫茶堂，茶屋。

我并不是要大家也这么做，而是认为他们这么做绝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实际上是有他们的一个理念，而这个理念是适合这个发展趋势的，值得我们去探索、丰富。

传统教会也有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美国教会，几乎是每年固定有一个节目，就是圣诞节时，给每人发一个蜡烛，然后从一个人点起，点给所有的人。讲道信息也差不多，就是山上的城，世上的光，大家都很熟悉。透过这个做法，所营造的一个氛围，使参加过的人非常难忘，那个信息也深

深地记在脑海中。

## 推动有信仰内涵的美育

当未来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感受化、越来越体验化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异端会出来？会不会让人们更加自我？我们那些纯正的教义该怎么传承？

过去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能将信仰体验化？我后来想，哇！可能是艺术！

为什么这么讲？你想想看，在天主教那个时候，改教之前信徒大部分都是文盲。那在那个时代，信仰是靠什么传承的？不就是艺术吗？所以天主教在艺术上非常强大，艺术家用建筑、绘画、雕刻、音乐、戏剧来承载、传递他们的信仰；也包括透过仪式带来的宗教感。

当我们面对新媒体的一代人，我相信艺术会变得非常重要。另外，我也想到其实教会的崇拜本身就是艺术。崇拜不只是讲道而已，从诗歌、祷告、到颂荣，还有圣礼以及那些仪式感，本身就是一场艺术的呈现。如今我们线上聚会，也需要好好地整全地规划，才能带给人深刻的体验。

所以我认为未来教会要重视科技，另外就是要特别重视艺术。如果我们看重神学、看重教理教义，那么就一定要重视艺术。要学习怎么能够用艺术来承载、传承信仰。

很实际的一点就是首先我们要提高有信仰内涵的美育。这些年海外很多留学生，跟过去很不一样。有人总结得很有意思，说过去只要煮几个家乡菜，人就来了。可是现在不行了。你光煮菜不行，还得有菜单；菜单还得有设计，要好看；桌上还得铺桌布，铺桌布还不行，还得点蜡烛。一方面是现在人们审美提高了，要求高了，另一方面教会本身的美感也要提高。教会本来就是见证美的、传扬美的地方。



## 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教会？

2020 年 1 月份 World Vision 针对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状况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提到，年轻人平均花 3000 个小时在电子媒体，而信仰的内容仅占 5%。教会的新媒体可以说全军覆没。

他们这个报告没有包括中国大陆，但是我们普世佳音在过去几年也做了两个微信报告，2017 年的结论是“劣币驱逐良币”，营销号泛滥，拉低基督徒智商，严重伤害教会形象；2018 年我们不甘心，对一些比较优秀的主内公号做了深入研究，发现普遍缺乏公共关怀，缺乏与时代和社会对话的能力。

World Vision 的这个报告也发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信仰其实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物质化，而是有很强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他们特别需要一个能够在情感上有连接的教会，也就是关系化。他们对教会最反感的地方是教会假冒为善，光说不练。他们想要看到的教会，想要从基督教里面看到的不光是真理，更是行公义、好怜悯，也就是教会公共性的体现。

新一代不只是想做一个属灵的消费者，也想成为教会的一个贡献者。他们希望教会能够帮助成为让他们有机会锻炼领导力的地方，也正是我说的从自我成长到开放共享，而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 不要浪费这次瘟疫

除了关系化、体验性、公共性、共享性，现在还有个词叫“后喻性”，直白地讲，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年纪大的要向年轻人学习。

疫情严重之后，教会必须考虑线上聚会的时候，有位温州教会的牧者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做直播？我说你别问我，国内直播发展太快，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有一个人我知道，你可以去请教，就是你们教会

的年轻人。保证给你做得又快又好。他说，我也想到了。也是这样。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新媒体的特征，也是一个新媒体事工、新媒体教会的特征。

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后疫情时期”，我真心希望不要浪费了这前所未有的机会，只是把它作为权宜之计、过渡手段，等到恢复线下聚会，大家就忘了。而是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学习，认真思考，把线上跟线下能够叠加融合起来，能够把年轻人培养起来；对外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里面，展现教会的公共关怀，对内能够建立起一个真实的、在情感上有生命连结的、有机的生命共同体。

本文根据作者 2020 年 3 月 16 日线上讲座整理，经作者审订，有所删减。

原标题：《重磅 | 后疫情时代的教会牧养和新媒体》

原刊于：今日佳音、寻求你面微信公众号 3 月 24 日

作者简介：安平，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宣教牧师。长期以来专注于新媒体事工的开展、推动和研究。

## 02 新媒体带来的改变与因应策略

王林

### 虚拟世界 vs. 真实世界

新媒体带来的变革确实是颠覆性的，整个人跟社会都会因此被重构，新的关系会被建立起来，旧的关系最后会变得毫无意义。

例如，关于“什么是线上”，我感觉线上是一种很真实的人际交往模式。在谈到新媒体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人们认为线下是真实的，线上不是真实的。我现在越来越不太认为这个虚拟的世界就真的是虚拟的世界。它真的是虚拟的吗？还是只不过是人的意识、思想的一种延伸？

我认为人其实一直同时生活在我们的头脑所构造的世界和我们现实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也是旧约所记述的：神从泥土中创造了人，吹了一口气进去，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参创世记 2:7）。从最开始被创造的时候，“人”就同时是一个物质的存在，也是一个属灵的存在。这两个永远是互相交融的。

我们从另一个层面看，如果你认为“人”的存在有很多维度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人所存在的重要的维度都已经在线上发生，比如网购，现在基本都在线上完成。线上是虚拟的吗？那个数字是虚拟的吗？

比如情感，以前你很难认识、召集到从来不可能认识的人。但是正如这次线上的交流，我相信安平老师线上分享完了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有一定的情感的认识。这是一个真实的互动，不是一个虚拟的交互。你不能够说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对那个姊妹说：“要不这样吧，你下次要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发火，但是在你向你老公发脾气之前，你先给王牧师发一条短信，说，‘我要发火了，你不需要说太多，你甚至没时间打‘我要发火’，你就说‘发火’或者‘火’就行了，王牧师为你祷告，也不用我那个时候回应。”

我想说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我要切入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跟她见面，要跟她对谈，现在这个时代，我可以在她最需要牧养的时候提供帮助，而一切需要的时间就两秒钟——她打开手机给我发一条信息。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这个姊妹之后很少给我发短信，但就那么两秒钟的时间，在她的生命中给她最需要的帮助。

我所牧养的牧区里面大概两三百人，其中有十几位是抑郁症患者。其中有个非常严重的姐妹，抑郁症严重时她就想自残了。我跟她说，你每次想自残的时给我发消息。昨天晚上她发信息说抑郁症来了，有时抑制不住地流眼泪。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新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可以在以前根本无法服事他们的场合来服事他们，可以介入到他们生活的时间点里面。

## 打破教会和个人的界限

以前受限于媒体存在的形式，教会是迫不得已地存在于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大概可以把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分成“教会”和“个人”。

在教会层面是主日聚会、小组、祷告会的时间；在个人层面，是工作、家庭和亲友的时间。

在教会里比较委身的基督徒，每周到教会 2~3 次，每次 2~5 个小时的时间；其他的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剩余的时间在其他的地方。

在教会里面所接受、谈论的内容和个人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安平老师说，在社交媒体上 5% 的是信仰的内容，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几乎全部都是信仰的内容，有真理的教导，有团契，有操练；但是当回到个人生活的时间中，绝大部分是什么？仅是靠他个人的操练，实际上你没有办法介入、监督、提醒、鼓励；他软弱时，都没办法问。

所有的这些东西也把教会的人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教会的教牧同工，或核心志愿者，这一类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教会的场合；另外一类是绝大部分信徒，他的时间比较多花在非教会的场合。

我们常常说不要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和规律就已经把我们变成了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的时间里面和教会的生活时间里面的核心内容和议题是不一样的，个人的生活中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房子、车子、情感、关系；教会里面是关于上帝的事情。

当新媒体把“人”不断延伸了以后，最大的效果，是它打破了教会和个人存在的界限。教会的领袖可以将信仰有关的内容一早发出去。牧者希望每天都对教会的人能够说话，每一天全新的内容对他有一个表达，我可以做到以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在他最需要我们的时间点，他碰到这个问题，他随时可以通过微信来回复我，我的微信永远敞开，而且我承诺所有人问的所有的问题，我一定回答，有可能是推迟，但是我一定要回答。这样表示他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帮助。有很多人仅仅把他的问题表达出来就已经被帮助了一半，所以这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那么，我们怎样去面对线上提供的机遇呢？以下是我的思考：

(1) 积极利用各种线上的渠道，使传统教会的许多功能，如教育、传媒、陪伴、牧养等功能，有效地介入个人生活中。主动组织进入，投入力量，把适合的内容和安慰，按照合适时间点浸入他人的生活中。有时是音乐，有时

是图片，有时一首 MV……最终达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时间点，牧师、传道或弟兄姊妹都在需求者那里的目的，更全面地实现信仰和生活的对接。

（2）帮助个人全方位、迅速地成长。我们现在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团队所做的事情，是按照这样的策略和思想：就是怎样投入最优秀的资源，最大程度地浸入到每个信徒的生活当中，使信仰与其生活的接触点不是每周发生一两次，而是以不同形式、不同平台、不同声音，每天发生 10 多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接触并影响对方。也许每次接触不一定像主日讲道那么深刻，但每次接触都留下那么一点点，积少成多以后，帮助他完成生命的转变。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有所删减。

原标题：《一线的牧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新媒体？读完很受启发！》

原刊于：5 月 3 日 今日佳音

作者简介：王林 / Franklin Wang，牧师，旧约博士。

### 03 对新科技挑战的神学省思

邱慕天

疫情肆虐下的新常态，更多是在社会结构下加速的“国家队”高效率生产模式、是更多依赖传播科技取代生理接触的沟通模式、是更多“防疫如同作战”修辞催生的新技术实验性应用。

当趋势成为新常态，也因此意谓更多承平时期保守与因循的社群（例如：教会），被科技推着向前。是如今在教会的语言中，开始可以鼓吹犯错——我们可以犯错，甚至应该大胆尝错、更多犯错。

但是，对新科技的追逐与使用，是否一不小心离了神的心意？如果新常态是另一种极端，当犯错成为显学、甚至“人不荒唐枉少年”变成一种美德、激进的实用主义难道会变成真理观的唯一依归吗？

我指出，我们能从“效率主义”和“工具主义”两点来对科技发出提醒。也许，对新常态真正的思考，会从这两点带出我们对神的需求和认识。

#### 当科技来自不完整的人性

科技本身，是“人／人性”的延伸与放大。这话不是出自于我，而是 Marshall McLuhan。因而，对科技的崇拜“效率主义”，可能是一种“人性自我膨胀”的追逐。崇拜科技本身，而不是神，那就是“偶像崇拜”——当然这种比较“卫道”的表述，比较不触动人。不如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话也不是出自于我，而是 Nokia 的广告词。

然而真正的人性，是基督里的人性，是人类创造与受造的本相。科技能够放大及补足的，可以是这个本性——例如，医疗科技，让断肢的人重新行走；让双目失明的人重见天日。

但它也可以是贪婪膨胀而扭曲的人性——例如，对医美整容的痴狂，倾尽积蓄动刀 50 次人工整脸仍不满意。例如，对超能力的追逐，透过“聪明药”或禁药荷尔蒙，妄想得到作弊的竞技成绩表现。

以为放大本身的“数大便是美”，或是一味追逐“效率”更好的科技主义，那就是科技可能对我们灵魂的伤害。

### 当科技成为尘世虚空中的徒劳与破坏

即使是工具化地使用看待科技，得出：“工具主义”的观点（即科技为了帮助另一件它所效劳的事物能良好地运作而存在着它的功能价值），但如果这些被科技所效力的对象本身，离了上帝真理的光照，它仍然无法带我们脱离这世界内部循环的苦难。

我举了自己工作多年的新闻媒体界为例。科技，或说技术、技艺，能带动新闻事业的成功。更快的速度、更炫目的编排、更无孔不入的 SEO、更精准的受众行销，带来广告、流量、点阅数、影响力。

但如今我们见到这种所谓“成功”，轻易地被用来破坏那些 100 年前基督教社会福音与公共神学所争取奋斗得出的“新闻价值公约” / 媒体伦理 / 第四权。

对公共利益的无视、对受访者的骚扰或无事实查证的抹黑报导、抢快而浪费社会心力资源的假新闻 ... 科技很容易，就在世界离开了上帝美好心意的每个地方“助纣为虐”。

时尚工业宣扬的美，可能否定了“创造主眼中的善”；军武科技，可能

被投射来威慑生命和败坏血气；财务金融工程，可能剥夺劳动者的辛勤果实、异化阶层，以及效力于资本家的贪婪 ...。“工具主义”的科技应用思维，并不能免除科技被用作于恶。

## 向着创造者（Alpha）与终结者（Omega）的科技神学

最终，我们只有既爱神又爱人——就像是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并立，才能对科技做健康而整全的思考。

基督教神学说这个世界有“罪”，乃不是净指这个世界的道德污秽与干犯，应受到神的烈怒降罚。那是一些异教信仰的主轴。

基督教神学“罪识感”的关键，也远远不在于要求个人性的自我否定、自觉污秽、自我谴责；而是要求我们宏观地认识到，受造世界与神的“关系”是处在一种被破坏的疏离状态，偏离了“造物者美好的心意（His intent for the creation, for what is the ‘nature’）”。救赎既是针对个人的灵魂，更是为着持正宇宙轨迹的秩序而存在。

所以，“神学”如此重要，因为那概括了这世界“探索神的心意”“寻求祂的启示”“与祂建立关系”的一切活动。“基督教神学”则在耶稣基督榜样与救恩的把握下，“探索神的心意”“寻求祂的启示”“与祂建立关系”。

“科技”像是一辆马车，不断地奔驰向前。“效率主义”追求马车奔驰的速度，或者它能够日行千里；“工具主义”则为着人类社会心目中既定的方向，驱驰引领这辆马车。

但如果说，这个宇宙存在着一至高的主宰，向着世界启示着祂创造的蓝本、祂对终局的心意；那么全人类、整个受造界，就是为着回应祂而发展我们的历史。

光是漫无目的般加速驱策“科技”这辆马车（效率主义），或是确认这

辆马车有上驾驶在引领（工具主义），本身都仍不足够、都仍然只会将科技指向灭亡、指向恶途、指向徒然与虚空。

无论科技多发达、无论人类走到哪一天，这点都不会改变：按着创造的蓝本（Alpha）、按着终局（Omega）的目的地进发，我们才能够修复或爆发出这辆马车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善（virtue）。这是对人性的谦卑，亦当是基督徒之所信。

原刊于：5月25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邱慕天，神学研究者，曾任《台湾醒报》副总编辑。

## 04 转化观念，善用新媒体

黄磊

### 使用新媒体，并进入其中

这是一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新媒体时代。不管我们乐不乐意，喜不喜欢，接不接受，我们已经进入并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不适应，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信用卡和电子支付，如果在整个社会已经普遍广泛使用的时候，我们却拒绝、抵触的话，不但寸步难行，而且很可能被骗。

在当今这个新媒体时代，年轻一代就生活在其中，并且以此来认识世界，或者以此方式认识神。我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个工具，也是个平台，更是一个领域，把教会带到社会中，让教会具有更广泛的公共性。

我们是否使用这个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进入这个领域呢？最大的问题是，你不使用，别人会使用，你不占领这个平台，别人就会占领这个平台、这个领域。这就像一个阵地，你不得着，别人就会得着。你会因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就像在疫情期间，我们教会也积极开展媒体事工。用多媒体来帮助、教导、安慰、牧养我们的会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会众不会不接触媒体信息，而是天天抱着手机看那些令人恐惧丧胆的信息，使他们更加不安。



所以，在武汉封城的第一天，我们开始录制视频、音频，每天都用这些音频、视频来关怀、牧养、教导、鼓励我们的会众。所以他们在最初的时间里可以很快从惊慌失措、灰心丧胆中恢复过来，重新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可以正常地生活和服事。这是很切实的经历和见证。

### 改变观念，善于发声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不够被用来荣耀神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妓女喇合都可以被神使用。

很多时候我们对新科技新媒体排斥或拒绝，更多的是源于既有的成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这不合传统。就好像今天还有人争论不能用吉他只能用钢琴敬拜神，忘记了当年人们不能接受使用钢琴而只能用管风琴。这是对神的局限和限制。

对于中国教会来说，我们过去由于环境、传统以及教义的问题，我们退出社会，自我边缘化，跟耶稣“进入社会”的教导恰恰相反。这其中有环境限制的问题，更主要是我们的观念问题。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冷漠，对公共需要的冷漠，导致中国教会不管有多少人数，其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与人数发展不成正比。

其中对社会公益，包括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的缺失缺位缺席，使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不被关注不被待见的一个群体。现在新媒体时代，使大部分牧者、教会和基督徒个人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符合圣经的看法，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教会牧者可以善用这个工具，善于在这个平台上发声，带领会众得着这个领域。

## 克服难题，善用新媒体

在多媒体使用的过程中，很多技术技能需要学习提升，对会众和牧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对牧者来说，很多人都习惯了对人群讲话，现在对镜头讲话是很不习惯的，往往要反复录制、剪辑，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及提高相应的技术。

当然对于中国教会来说还有一个使用安全问题，大家在语言上要特别注意，对最坏情况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替代方案。当然用新媒体聚会还存在一些目前需要思考和斟酌的地方。比如说人不见面如何举行圣礼的问题，包括一些伦理方面的思考，都需要我们去认真探讨。

总而言之，对教会而言，新媒体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尤其是这次疫情把我们“逼上梁山”，使我们进到一个必须使用新媒体的时代，否则连生存都不可能。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看待这个问题，得着这个领域。使每一个牧者都成为善用工具的专家，使每一个平台都成为宣扬真理的平台，成为传递基督的大爱，扬起神的真理的旌旗的地方！

原标题：《一线的牧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新媒体？读完很受启发！》

原刊于：5月3日 今日佳音

作者简介：黄磊，武汉下上堂基督教会主任牧师。

## 05 教会如何走进公共领域？

陆尊恩

新冠疫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同时成为多方面的公共议题。教会必须要认真思考并回应这个问题。

### 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身为一个在北美服事留学生群体的传道人，我经常同时接收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年轻人，还有美国千禧世代的信息。

我观察到年轻世代对于公共议题的认知差异很大，价值观点与政治立场很矛盾，而且有越来越分化对立的趋势，即便是基督徒之间也难有共识。

公共议题一向敏感，教会一般选择沉默，远离是非，专心祈祷。但公共议题经常牵涉到伦理问题，必须适时做出回应；当理念转变为政策，教会才开始警觉抗议，则为时已晚。

许多牧者意识到建构“公共神学”的重要性，愿意亲身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甚至付诸行动参与公共活动，“传福音”与“行公义”之间的分寸拿捏，却是一个艰难的生命功课。

教会平时对于公共议题的理解并不深入，面对社会冲突时贸然对公共议题表达立场，又显得愚拙失据。处于一个基督信仰与公共环境经常发生冲撞的时代，我们需要寻求神，为教会指引出路。

## 教会在公共议题中的角色

公共神学的核心问题，是教会必须澄清自己在公共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教会如何回应公共议题，才合神心意？这些问题必须由牧者主动回答，并力行实践，才能帮助弟兄姊妹用属灵的态度去回应公共议题。

回归圣经，基督信仰的本质是出世的，因为这世界将要过去，唯有基督的国永存；基督信仰的姿态却是入世的，因为神命令我们爱邻舍，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

回顾教会历史，当基督徒用属天观点看待属世事务，用属灵的去指导属世的，用看不见的信仰去管理看得见的物质生活，基督信仰对于人类文明的更新再造，是有强烈影响力的。

神将教会安置于公共环境中，如同城造在山上，灯放在台上（太 5:14-15）；教会高举基督的福音，不必用人为的方式刻意区分“属灵的”与“属世的”事务。经常说属灵的言语不一定真属灵，经常操持着俗事也不一定真属世。

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各种现实挑战时的“回应”，才是检验我们是否“属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面对公共议题时应该像但以理一样，站稳自己的立场，受到外邦君王的尊重。属灵人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有忠诚坚定的信仰，有独立思考的理性，有真挚善良的感性，能察觉自身的有限，也能理解他人的世界，在黑暗的时刻带来盼望，在混乱的时候带来和平。

## 牧者如何回应公共议题

### 一、牧者要避免论断自己不懂的事

牧者从来不是公共议题的专家，未来也不必是。牧者在对议题理解不够深刻的情形下，引用圣经的权威评论公共议题是危险的。

从解经到神学、神学到实践，需要经过严谨的讨论。没有理解议题就不要谈实践。正如牧者与科学家辩论宇宙起源、生物演化、智慧设计时，必须掌握知识的细节才能进入有意义的对话；牧者若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就搬出约柜，还是可能败给非利士人。

## 二、中立不是最好的立场，倾听才是最好的立场

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必须愿意接受对立的信息来源。人们对于公共议题的认知落差很大，很多争论围绕着什么是“客观事实”，彼此指责用“意识形态”“身分政治”“双重标准”“阴谋论”去塑造大众的观感。

牧者可以作教会表率，留心分辨哪些是确定的、可靠的、真实的信息，那些是猜想的、武断的、扭曲的信息。

## 三、牧者可以促进不同观点的会友交流

社会经常被公共议题撕裂，但基督徒之间的共同处还是比较多的。牧者一旦开始深入研究实质问题，很快会发现公共议题是复杂的，观点是多元的；许多我们直觉上认为完全错误的立场，其实存在相当好的理由，而且不一定违背基督信仰。

牧者可以促进不同观点的基督徒在爱中交流，帮助弟兄姊妹对公共议题产生更平衡、全面的理解，澄清值得尊敬的立场，再逐渐形成共识是可能的。

## 四、牧者可以安慰受伤弟兄姊妹的情绪

牧者可以在激烈的公共争议中带领教会警醒祷告，不给魔鬼分化教会的余地。当弟兄姊妹政治过热，重新回到祷告中，可以调整审视自己与神的关系。

关心公共议题是爱邻舍的表现，不要责备他们，但是要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

## 五、牧者可以支持公义，但不要助长仇恨

圣经教导教会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先知的榜样也教导教会要为不公义的事情发声。

上帝的律法彰显上帝的公义与怜悯，是具有普世性的道德权威，社会的文化需要放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被审视。当上帝的律法被高举，也就同时向世人宣告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带来拯救。

苦难在上帝手中可以有救赎性的意义，仇恨也只能在神之子在十架上所流的血化解。

原标题：《走进公共领域》

原刊于：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出版之《今日华人教会》总第 335 期，  
2020 年 2 月号，第 8 至 9 页，蒙允许转载。

作者简介：陆尊恩，传道，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副主任。

探索

## 06 疫情下的线上崇拜，符合崇拜的本质吗？

刘凝慧

因着疫情的发展，教牧同工需要应付突发的情况，一面关心疫情，一面关顾弟兄姊妹及有需要的肢体与邻舍，讨论对策及应变安排，研究教会如何可持续作见证，又保持群体的敬拜生活。在此时刻，教会纷纷需因时制宜地思考或开始进行网上崇拜。

这方面对于众教会来说未必是熟悉的操作，需要人力物力、计划与测试、检讨与调整。笔者盼望以此文初探网上崇拜所牵涉的不同范围与影响，绝对不是想要加重众教牧的负担，只是提供可思考及实践的方向。深信若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去献上最好，神必定会悦纳众人的摆上。

虽然我们或许会认为疫情总会过去，此举也只是暂时做法，但作为认真跟随基督的教会，想必会常反思行事的利与弊。如要进行网上崇拜，在资源与能力许可之下，各教会或许亦可以再多加考虑以下数点，以帮助会众能于这非常时期，仍然能专一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亦不失群体敬拜的精神。

### 崇拜是神子民分别为圣与神相会的时刻

#### 专心一意敬拜神：

如要会众不能亲身在教会参与的时候仍能一同敬拜神，教会应先考虑进行实时直播。这做法让在电脑前参与的弟兄姐妹即使在不同地点，却能意念相同地同一时间敬拜神。



带领者亦能凭信心及圣灵的引领作出合适的带领与祷告，此举令会众仍可实时（甚至充满期待地）以身心灵投入与其他会众一同参与。

#### **为何只是实时播放：**

在实时直播后，即使影片仍存在，会众其实只是在“观看”中进行的崇拜，而非正式“参与”任何与群体一起作的行动（或需要更大的信心与想象力）。故此，如情况许可，崇拜聚会原则上应只作实时播放（且直播与录播的诗歌版权处理或有不同要求），讲道部分则可按教会平时做法处理（如上载到教会网页）。教会也可注意在文字上及报告中如何带出崇拜的意义，如使用“参与实时网上崇拜”，而避免使用“收看崇拜”或“看崇拜影片”等字眼。

#### **不预先录影的牧养考虑：**

另外，预先录影而可任由会众随意选择时间“观看”的崇拜（甚至明显经剪接的录影片段），除了未能让会众感受到与教会群体一起敬拜外，更会容易让会众有“崇拜是可以随自己时间参与的”“崇拜是我个人的事”“崇拜是一个节目”的误解，这也有可能造成日后回复现场崇拜时难以改变的心态。

#### **保持敬拜群体的应有本质：**

故在资源许可下，教会可以考虑以原本的时段进行实时直播，以致不会轻易改变崇拜的定时（分别为圣）及群体参与的应有本质，而崇拜流程及内容也不宜因使用了网上媒介而变得过分简化，与平日的崇拜截然不同。同时也可考虑加强代祷的部分，求神在逆境中赐下信心与盼望，祈求神的旨意成全。

### **崇拜是全体会众都要投入参与的聚会**

会众如要投入参与崇拜，必须明白崇拜所为何事。崇拜非一般在待办事

项清单上只待我们完成的事项，更非只为了听一堂令自己有所得着的精彩讲道，而是要藉着与神相遇的经历更新与神的关系，回应神的呼召，提醒我们有另一个现实的存在。

#### **如何参与网上崇拜：**

因此，要进行“网上崇拜”之先，教会可考虑在崇拜开始前几分钟（或以其他途径），简单讲解或教导崇拜进行期间期望会众如何参与，将时间与空间分别为圣，专心敬拜神。此外，教会也可鼓励弟兄姊妹写下崇拜或讲道回应，除可帮助弟兄姊妹在崇拜中保持专注外，日后大家回望此段非常期间的笔记，必能惊讶上帝的恩典与带领。

### **艺术与科技为崇拜而服务**

#### **影象播放：**

所有出现或用于崇拜的东西都只是媒介，是为了崇拜的目的而存在或被使用。崇拜不是演艺节目或娱乐节目，镜头的运用更应与音乐节目及综艺节目有所不同。

因为崇拜不是以人为中心，亦不是以音乐为中心，每一个会众看到的画面都应是使他们更专心敬拜（包括合适的光暗度、人像清晰度及声量等），更塑造出敬拜的意义的画面（在不同的程序会众的焦点应是什么内容）。

#### **诗歌颂唱：**

如使用一位领唱者带领颂唱的模式，教会需留意会众在电脑中只能听到领唱者的声音，而非平时崇拜中全体会众的歌声。

因此，可考虑在诗歌部分，由一小撮在会众席的同工或义工组成的诗歌小组一同颂唱，影音同工在收音时也包括他们的声音，让会众可感受到与其他弟兄姊妹一同颂唱诗歌，加强群体的意识。

### 简报投影：

简报或会成为网上崇拜使会众投入参与的重要一环，如因作网上崇拜而需要比平时崇拜额外使用简报的教会，可留意以下各项建议：

1. 投影页的转换需要特别留心，太早（上一程序未完成已出下一程序的简报等）或太迟（需要加入颂唱诗歌时仍未转页等）都会影响会众的参与。
2. 如不需要任何简报内容的程序或时刻，建议使用全黑页或其他形式的“空白页”（并不是每一时刻都需要显示一些东西的，重点是帮助会众投入于当时当刻的敬拜行动中）。
3. 使用诗歌及祷文的版权要求，注明出处等事宜。
4. 简报中的歌词，因为多数未有歌谱，会众或难于掌握音乐的节拍，故此，制作简报时不妨加上一些简单提示，例如：一字两音的歌词加上破折号或其他符号，突然有几个急速的音用下划线或其他符号表达等。通常一个群体习惯了这些符号便能更容易掌握如何颂唱诗歌，当然，领唱者仍需要有充足预备，并肯定地作出带领。

## 结语

让我们都在非一般的疫情蔓延时，继续以敬虔的心敬拜全地的主，看每一次崇拜（不论现场或迫不得已的网上直播崇拜）为独一无二、分别为圣，甚至是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崇拜，那么我们便会期待与投入，晓得珍惜与感恩。

深信疫情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也不能使我们敬拜上帝的心减退，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并悦纳我们真诚的敬拜！

原标题：《迫不得已的网上崇拜？》

原刊于：2月16日 ANABAS

作者简介：刘凝慧，Anabas 事工创始人，加尔文神学院崇拜学客座讲师。

## 07 隔离期间，圣礼该怎么办？

Asaph Wang

现在，就让我们来探讨：疫情之下，教会是否还要坚持举行圣礼？如果坚持举行圣礼，该如何进行？

相较于“疫情之下，教会是否可以停止公共崇拜？如果不可以，教会该如何寻求合宜的公共崇拜？”，这个圣礼的问题，对不少教会来说，或许就没有那么直接和激烈的争议了。

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第一，认为圣经没有像谈公共崇拜——“不可停止聚会”（来 10:25，这句经文的原意与有人以此作为“不可停止聚集式聚会”的理由有待商榷）那样直接说“不可停止圣礼”。

**第二**，一般来说，教会举行圣礼的频率远不及公共崇拜，特别是主日崇拜。关于圣餐，很多教会安排每月一次。当然，也有两个月一次，一个季度一次，甚至半年或一年一次的。

也有极少数的教会每周举行圣餐礼。关于洗礼，国内教会常见的做法是根据需要一年举行一次或几次、集中处理，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要接受洗礼的人生命垂危。

第三，在不少牧者和信徒的心里，圣餐的分量远远低于圣道，因为圣道的多样性和实用性似乎更多、更常让人“受益”，而圣礼则更像一次性的（洗礼）或机械性的重复（圣餐，特别是把每次的圣餐都严肃对待）。

疫情之下，教会是否还要坚持举行圣礼？如果坚持举行圣礼，该如何进行？

笔者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关乎公共崇拜中是否保持或减少一个程序（order）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关乎教会的圣礼观、崇拜观及有效牧养的问题。

因此，笔者再次建议教会在盼望尽快找到答案、找到具体应对策略或冷处理之前，先安静下来重新认识或温习：圣礼、崇拜和牧养这三个超基本却互相关联的关键性问题。

## 圣礼

何谓圣礼？“圣礼乃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设立的仪式。这仪式乃藉着感官所能触到的记号为代表、为印记，以把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施行在信徒的身上，而信徒则借此向神表明他们的信心和顺服。”<sup>1</sup> 圣礼包括洗礼和圣餐这两种，且只有这两种。

以上定义告诉我们圣礼是一种礼仪，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之流露。用奥古斯丁的话说，“圣礼就是神那看不见之恩典之看得见的记号。”<sup>2</sup> 这恩典的记号将基督更加清晰地显明给我们。

这恩典，在洗礼中彰显的是神拯救的伟大行动，开启了基督徒的新生活，它绝非只是一次性的体验，更不是低层次的，而是持续贯穿基督徒整个生命的荣耀。马丁·路德称，洗礼是基督徒的出埃及。

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像以色列人纪念出埃及一样，不断回忆、讲述洗礼和其中的荣耀（“每当我们纪念自己受洗的时候，我们软弱的信心就得以坚固，铆定于上帝不变的应许，我们虚弱的心灵就得到安慰和重生。

洗礼是施恩的管道，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圣灵反复使用这个工具在我们的生命中圣化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sup>3</sup>）。<sup>4</sup>

但，同时我们仍要记得，洗礼是“神那看不见之恩典之看得见的记号”，这提醒我们，既然是记号，那它就丝毫不会影响神已经在人心里完成的拯救行动。因此，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必然的，如耶稣曾应许与祂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未受洗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路 23:43）

这恩典，在圣餐礼中的彰显也绝非单一的方式、单一的气氛，而是多面向且意义极为丰富、充满荣耀又鲜活无比的。正如崇拜学教授卓莉博士所言：“当光照向棱镜的时候，若从不同角度望向棱镜，便会欣然看见它不同形态的美丽，圣餐亦是如此。”<sup>5</sup>

因此，教会不需要、也不应该每一次圣餐礼都在严肃的气氛下进行。同样，教会不需要、也不应该每一次都从省察、悔改、宣赦及感恩的层面来看待圣餐礼，而是要结合神在不同处境中赐下的信息和教会节期等因素，将圣餐的不同面向展现出来，如合一见证、基督得胜、盛宴预尝、喜乐庆祝、约的团契、圣徒相通等。

“让会众投入于敬拜的行动，体验及庆贺神透圣灵的大能，叫基督胜过罪恶权势，从死里复活，并赐给我们宽恕、医治、爱与能力，叫我们能够在群体及世界中过得胜的生活。”<sup>6</sup>

## 崇拜

在国内不少教会的崇拜中，讲道具有崇高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一切崇拜礼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少基督徒认为只要参加了主日崇拜中听道的环节，就算迟到或早退都算遵守或完成了主日崇拜。

那么，教会为何会有这样的“传统”？究其原因，跟国内教会在接受和坚守宗教改革家们提出的“唯独圣经”时，忽略了他们在注重圣道的同时仍同样注重的圣礼有密切的关系。

加尔文明确指出圣道与圣礼密不可分，到老他都坚持每周举行圣餐是最好的明证。其实，不只是加尔文，马丁·路德及其之后的宗教改革领袖，如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也都建议每周举行圣餐。足见，圣礼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及与圣道的关系。

圣道与圣礼（特别是圣餐）<sup>7</sup>在教会崇拜中所处的核心位置，并非改教家们的发明，而是从初期教会开始，就一直延续的崇拜基本结构。

“在圣道中，我们宣讲神在历史中为我们作成了伟大的拯救工作。我们用说出来的词汇表达福音的信息。在圣餐的服事中，我们有机会述说同一个福音信息，但会透过我们的感官、富戏剧性的行动以及具象征意义的姿势来表达。

在圣餐中，我们获邀去纪念、感恩以及庆贺我们刚在领受圣道时所听到的信息。在圣餐中，我们有机会认定基督的临在，在群体的场景中享受与基督亲密的团契。因此，圣餐的确是回应圣道的经典方式。”<sup>8</sup>

这样看来，圣餐绝不是公共崇拜中的附属品，而是“活出福音的一部分，正是这个事实让它不致沦为例行公事。”<sup>9</sup>圣餐与圣道“一起支撑我们常常跌倒的信仰，并引导我们定睛耶稣。”<sup>10</sup>

同时，崇拜学教授柴培尔也提醒我们：“如果崇拜礼仪和圣礼不被看成恩典的表达——当我们只是抱着尽义务和照本宣科的态度时——其中的福音力量会减弱，教会越发转向单靠讲道来教导和启发。”<sup>11</sup>

## 牧养

首先，在笔者之前已经谈过，牧养，就是牧者因着神的呼召、靠着圣灵的大能，忠实地在教会中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从这个简单的定义来看，圣礼与圣道同样重要！因此，教会在牧养中，绝不应顾此失彼。不应该只重视





试立足于圣礼的核心，根据目前的环境，抛出建议供探讨：线上进行，比如网络直播，或录制的视频 / 音频，在主日的同一个时间进行。以下是笔者粗浅建议的具体步骤，也与大家一起探讨完善：

### 1. 教会通知

教会通知全体会友，在圣餐主日之前按需预备好圣餐礼所需的饼和葡萄汁 / 葡萄酒。同时，要特别提醒会友，圣餐所用的饼和葡萄酒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被未信的或已信但暂未适合领圣餐的家人触碰，尤其是在崇拜中饼和葡萄汁被祝圣之后。鉴于以下第二点所需要的预备，建议提前 1-2 周通知会更合适，让会友们有充分的时间预备。

### 2. 会友预备

那圣餐的饼和葡萄汁从哪里来？鉴于当前属于非常时期，为了不给快递人员增加生命危险和负担，因此笔者不建议在网上购买独立的圣餐套装。

饼，建议大家各自在家中用面粉（不加酵母），煎锅 / 微波炉 / 烤箱制作（可以请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介绍，趁此机会大家也可以体会饼的制作过程，感受平时领受饼的时候，负责制作的弟兄姊妹的辛劳）；葡萄汁，可以在采购家里用的菜品时一并购买后，当天倒出一小杯来参加圣餐礼即可。

### 3. 有序进行

在指定时间，预备好圣餐的会友，按着线上牧者的指引，积极地投入圣餐礼。

### 4. 一点提醒

如果会友预备的饼和葡萄汁在圣餐礼中没有吃完、喝完，建议在崇拜结束后，尽快吃掉、喝掉，免得犯罪得罪神，因为它在圣餐礼中已经被分别为圣。

## 结语

无论怎样,盼望我们都能靠着神的恩典,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为教会思考和探索合乎圣经又适合处境的应对之策,并进行有效的牧养,好叫我们主基督的教会更加健康、弟兄姐妹的灵命更成熟、神得着最大的荣耀!

愿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真理和智慧与祂的众教会同在!

原标题:《非常时期,非常崇拜:疫情之下,圣礼该怎么办?》

原刊于:2月14日来敬拜

作者简介:Asaph Wang, 乐在敬拜,也乐于助人敬拜的基督跟从者。

## 08 自律隔离？疫情下服事的挑战和机遇

苏文隆

“自律隔离”和“自愿隔离”是有区别的。“自律隔离”是积极的操练，是对环境、处境所做的主动的选择。

平常，我们在主日聚会讲道之前问安时，总会说：弟兄姐妹平安。日子久了，我们便习惯性地将这问安当成了口头禅，觉得稀松平常，无关痛痒。直到这段时间，新冠病毒肆虐，疫情波及全球，我们才醒觉，“平安”，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何等重要信息。

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神都应许，祂要赐给我们平安。如今，传染病震动全球，举世恐慌，人心惶惶，我们迫切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而神通过圣经给了我们确据，神是赐平安的神。

带着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可以积极地面对疫情给服事带来的挑战，将危机变为转机，扩展神的国度。

在此篇文章中，我们将从聚会、牧养、传福音、个人生活这几个角度来探讨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聚会

疫情期间，很多教会聚会和活动取消，如何继续供应灵粮，并保持会众的团契关系成了当务之急；但这样的挑战却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敬拜神”的真意。

一般来说，聚会和活动似乎是维系一个教会的主要特征。没有聚会和活动的教会就不像教会了。其实，这是对“敬拜”的误解。敬拜不只是来教会聚会或参加活动而已，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虽然聚会和活动可以取消，但敬拜没有取消。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聚会，敬拜神。

当前，Zoom 是很多教会都在用的一个网上聚会的方式。通过计算机下载 Zoom 软件或手机下载 Zoom app，大家可以在在线视频聚会。有些教会担心网络聚会，会造成教会人数下降，但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担心。事实上，因为网络的便利，在线聚会可以邀请到平常不能来教会参加聚会的朋友，人数应该上升才是。

在线聚会的一个挑战是，如若趋向单向聚会的话，便会枯燥乏味，并失去团契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注意在线聚会的互动。

比如说，虽然在线聚会大家各自在家，但唱诗的时候可以一起站起来，念主祷文的时候可以一起念，增加仪式感和参与度。讲道的时间可以适当缩短，增加互动分享的时间。甚至在在线聚会时也可以照常收奉献，只不过各人各自在家奉献出来之后，以后有机会再送去教会或完成网上奉献。

互动是在线聚会不可缺少的元素。若没有互动，在线聚会就缺少了意义，会众还不如在视频网站上搜索名讲员的讲道视频来看。所以，教会一定要注意增强在线聚会的互动，让弟兄姐妹参与互动，感受到他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

## 牧养

教会不只需要聚会，更需要多元化牧养。除了通过聚会传讲神的话以外，小组聚会和关怀是很重要的一种牧养方式。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小组聚会、小组查经；传道人也可以借着网络小组牧养长执和小组长。

借着小组聚会形式由实体转为网上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调整小组，为之前没有参加小组的会友或朋友，安排适合的小组，由小组长与他们多联系、交通，也带动小组组员彼此关心、彼此照顾。

除了网络小组之外，这次疫情禁足还带给了我们另一个契机，即家庭牧养。因为同在家里参加网络聚会，老中青一家人可以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使家庭本身也成为聚会。牧养家庭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但要养孩子，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更要牧养、照顾他们的心理和灵命成长。疫情期间，很多学校和工厂暂时关闭，这也给了很多家庭一家人一起待在家里的机会。家长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重新思考家庭牧养的问题，带领孩子亲近神、跟从神。

另外，由于疫情影响，一些地方的大型聚会不得不取消，很多家庭不得不以家庭为单位来聚会。由于局势所迫，很多家长不得不担起牧养的责任，主动学习如何做家庭中的牧养工作。这些都是疫情逼迫下可喜的成长。

## 传福音

这次疫情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扩展到全球，影响之大、之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三个月前，没有人想到封城令、禁足令会涉及全球这么多国家和城市。这次疫情不会是短时间的，受影响的不只是眼前看得到的一两个月而已。要恢复到正常的聚会和秩序，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半年，甚至更久。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福音工作应当如何做呢？我们当做好超前部署。

台湾针对这次新冠病毒所做的防御工作非常有效，受到很多国家一致赞赏。探究其成功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好的“超前部署”工作。因着之前非典的经验，台湾采取“境外阻止、境内隔离”的政策。

而其他很多国家，则没有看到危机，以为疫情离自己很远，不会烧到自家门口，所以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故而受到了严重波及。我们可以由此吸取教训，在福音工作上做好超前部署。传福音是教会的命脉。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出去传福音，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话、微信等等传媒工具，跟亲朋好友分享福音。

在疫情冲击下，我们可以跟亲友分享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新冠病毒固然可怕，但我们更要认识那看不见的病毒，那就是罪。罪是心里不为人知的病毒，虽然看似隐秘，但其破坏力却是毁灭性的。我们害怕病毒、远离病毒，却更要看到罪的可怕而远离罪。

《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要对罪警醒，因为罪使灵魂永远沉沦。

第二，从新冠我们看到病毒蔓延的迅速和可怕，由一人传到三四人，传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同样，罪的蔓延和感染也是可怕的。《罗马书》5章12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次疫情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当反省自己，转向神。这些福音信息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另外，我们也应该遵从主耶稣让我们“爱邻舍”的教导，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看看周围有哪些人需要帮助，藉着爱将福音带给人。比如，有一个教会的会友们戴着口罩在小区分发口罩和单张，告诉人们：“病毒无情，教会有爱”。我们可以在不违反政府规定的前提下，把握机会服务人、服务小区，传福音。

## 联结

这次疫情还为我们的服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在封城令、禁足令之前，我们照常工作，常常只看到自己的、眼前的服事。但因着疫情扩张，我们不得不转向网络，却被打开了一个更大的格局，看到了更大的疆界。

我在正道神学院教授教牧博士班，学员大多是牧师。有一百多位学员居住在北美；还有一百多位毕业生，分散在世界各地牧会。平常的课程都要到洛杉矶校区上课，但迫于疫情，我们将课程转为在线。我们还有教牧博士班联谊会，藉着这样的机会，来自亚洲、北美、南美、欧洲等地的牧师一起在线联结，彼此谈论服事近况，并分享经验和资源。

有一位亚洲的牧师谈及疫情带来的伤害，分享在安慰家人因病毒而过世的会友时面对的挑战。另一位在美国的牧师听闻后则说：“我认识一位很好的辅导，刚好就在你们那边。我可以将联系方式给你。”

疫情下的禁足令反倒带动了网上的全球肢体联结，带动了更多的服事联系，这种服事机会是以前所没有的。我们可以借着这次机会，探索藉着网络打开的新的服事疆界，拓展神的国度。

## 个人生活

很多人平常每天忙工作、忙学业，现在忽然不能出门了，不能出差了，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一下子忽然停下来，很对人会不习惯。

首先，我们要接受现实，看到人生中会有被打断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作计划，但我们不能掌控一切，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其次，我们要积极面对这段暂停下来的修整时间，好好休息，为接下来的重新建造做准备。在疫情泛滥期间，我们当“自律隔离”。“自律隔离”和“自愿隔离”是有区别的。





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以正面、积极的心态去迎接疫情带来的挑战，把握机遇，做以前没办法做的工作。

美国的钱币上印着“In God We Trust”的字样；希望当我们拿着钱币时，都能记得信靠神，使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家都能因着“In God We Trust”而得平安、得祝福。

原标题：《深度好文：疫情下服事的挑战和机遇》

原刊于：《举目》官网，2020年3月30日。由沈琅采访整理。

作者简介：苏文隆牧师，加州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富勒神学院宣教学硕士和牧学博士。曾任圣迪谷罗省基督教会及和平台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普世丰盛神学院院长，现任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荣誉教授。

沈琅，富勒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现在加州参与教会服事。

## 09 疫情牧养？送给牧者的七个锦囊！

秦路

在全世界共同对抗新冠病毒（COVID-19）的艰难时期，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需要看到一个隐藏的隐患，就是我们忽略了这背后属灵的争战。

首先，许多不同地区和不同处境下的教会，因为是否取消主日崇拜、教会如何应对疫情等问题产生了不少的泪痕和破口，给教会带来了许多难处。这是属灵的争战。

另一方面，人们的目光和焦点，很容易被疫情所占据，我们的心思、行为等等，都聚焦在疫情的发展和变化上，这不知不觉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种因信息而产生的恐慌和惧怕之中。我们活在信息时代，这当然为我们第一时间掌握各种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许多的恐惧和焦虑，也是来自于过剩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在帮助我们了解当下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心中埋下了隐形的炸弹。

作为教会，无论我们从神领受的决定是什么，是提供在线聚会，还是线下和在线并行等等，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更加严峻和随之而来的更加迫切的问题：牧者们如何更好地牧养会众，牧者们如何带领弟兄姊妹们在这场属灵争战中靠主得胜。

一方面，我们依旧要预备各样的服事，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的服事依旧没有改变，我们的“工作量”依旧没有减少，但是同时，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牧养服事，包括安抚弟兄姊妹们的情绪，包括开更多的会议，也包

括不同形式的牧养。

作为年轻的牧者,牧养一间刚刚植堂2个月的小教会,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有以下的几项尝试,希望和各位牧者们分享,也盼望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和提醒,如何在特殊时期,用不同的渠道,更好地牧养我们的会众。

一:首先,我们需要密切地关注疫情,不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为了教会,为了能够掌握更新、更准确和全面的信息,以便能够为我们所做的决定有所准备,我们很难在对疫情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去做出更合理的决定,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担心或害怕而去关注疫情,乃是因为我们需要根据更全面的信息去做决定而关注疫情的发展。

二: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们沟通,包括安抚那些情绪比较激动、言语比较激烈的弟兄姊妹们,更多的爱他们,体恤和尊重他们,更他们更多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需要,也为他们祷告。现在不是批评或指责的时候,现在也更不是论断和定罪的时候。我们需要花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在个人关怀上,也要带领教会的同工一同来参与到关怀到服事中来。

三:我们也需要增加在灵修方面对弟兄姊妹们的指引,在教会已有的灵修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属灵喂养。我确信在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什么比寻求神、亲近神和依靠神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我在教会已有的读经计划的基础上,每天为弟兄姊妹们预备10-15分钟的灵修分享,包括教导、安慰、应用和祷告,然后以录音的方式,发给每位弟兄姊妹,希望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艰难的时期,更加与主亲近。

四:我们要帮助和引导弟兄姊妹们更好地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包括帮助他们与家人一同敬拜,一同祷告、读经和举行家庭敬拜。平时,大家都太忙,无法固定时间聚集,举行家庭崇拜,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特殊时期,也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帮助我们重拾家庭崇拜的宝贵传统,作为牧者,我会特别提醒和带领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去操练,帮助弟兄姊妹们开展家庭崇拜。

五：我们很好地使用这段时间的方法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阅读更多的好的属灵书籍，所以我也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精选了4本不同主题和内容的好书，带领大家一起读，然后一起在线分享。这4本书包括了莱尔的《与神同行》，注重于帮助弟兄姊妹每天与神同行，属于比较基础和实践性的书；《磐石之上》，注重于帮助弟兄姊妹在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上扎根更深；《再临君王：帮你读懂启示录》，主要是帮助那些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渴慕的弟兄姊妹，可以更深度地研读神的话语；《圣约中的基督》，是一本比较有神学性的书籍，帮助弟兄姊妹对圣乐这个圣经和神学主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些书籍有不同的主题，也是为了针对弟兄姊妹们不同的需求而特别选择的。

六：我们需要更多地认识新媒体的发展和有可能给教会带来的改变。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去回避的问题，所以，这次的疫情，也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帮助教会的牧者们去重新认识和学习，如何在新时代的环境中，更好的使用这些平台和契机，来更有效的牧养我们的会众。

特殊时期，我们格外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疲于开会的时候（最近这周，我们牧者们每天都会开会，偶尔也需要召开紧急同工会），在我们忙于各样的服事的时候，在我们自己也格外关注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位牧者，更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寻求神的带领和心意，切不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如何决定，也不可只是凭着人的需要去做决定，乃是借着祷告和寻求，带领教会行在神的心意中，这是十分宝贵的功课，这是十分困难的功课，但是却是我们最最需要学习的功课。

最后，作为牧者，在我们牧养会众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交托和信靠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和改变，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避免让自己过度劳累，学习安息在神的大爱和恩典中。

面对教会内部不同的声音，甚至会有批评或指责，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学习安静和等候，相信神自己要亲自做工，牧养祂的群羊。

求神施恩帮助祂自己的仆人，求神施恩保守祂自己的教会，求神施恩看顾祂自己的子民！

原刊于：3月13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秦路，一位妇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印城华人教会西北堂（CCCINW）的植堂者和牧者。

## 10 疫情隔离下，教牧同工该怎么提升领导力？

胡志伟

一场新冠疫情，反映我们面对的正是 VUCA 时代，一切来得动荡（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与模糊（Ambiguous），叫教会领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有些事物，如同今次疫情，没有任何既定方法与答案来应对，我们一旦采取了错误方法，有时带来后果可能比不去处理还要恶劣。

应对时势，教会领袖需要不断“去知”（unlearn）与“再知”（re-learn），存着开放心灵，才能適切应对，扭转形势。当前最大挑战，不是外在环境怎样艰难，乃是教会领袖能去除旧有框架，不墨守成规，能够灵活应对。

Bob Johansen 于 *The New Leadership Literacies* 提出四方面应对：确认异象（Vision）、现实辨识（Understanding）、思辨清晰（Clarity）及行动敏捷（Agility），可作为我们应对疫潮的领导方向。

### 确认异象（Vision）

面对疫潮，不断有突发事件影响个人与堂会（机构）的正常运作。教会领袖要常常反思自问：“我们存在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确认组织存在是为了上主之使命与荣耀，我们就能超越限制，在任何场景中仍能为主作工。

教会存在乃为了使命。这意味在人心虚怯之时，教会有更重要角色发挥。堂会为了公共卫生，减少会众加增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而暂停实体崇拜与

聚会是无可厚非，不能怪责。但另一方面，暂停聚会不表示教会停顿其使命。

当教会领袖惯性地以维持聚会就等同发挥使命，肯定是把手段当作了目标。聚会只是承载使命的工具之一。“聚会主义”不当地奴役了教牧与信徒，一场疫病，正好让我们反思教会存在的异象。

如果传福音是某间堂会存在目的，当前人心慌乱之际，教会便要思考怎样向无助无望之人分享平安的好消息。

如果我堂会的使命是爱小区、爱万民，我们要思考教会领袖引导会众仰望神，确认教会的异象与使命。医院存在要医好人，教会存在同样要拯救生命、医治心灵。教会使命是不能拦阻的！

### 现实辨识（Understanding）

面对“不确定”（Uncertain）年代，教会领袖要有谦卑开放之心，不耻下问，请教专业人士，承认不少事物于己是无知的，或知之甚少。现实辨识有助教会领袖一方接受限制，另一方面扩阔思路与做法。

网上聚会并非理想，有其限制与不足，但在非常时期，网上崇拜、团契小组、主日学课程等，也应运而生。不少教会领袖边做边学，以 Facebook Live 直播，或以 Zoom 来教学与团契。

教会领袖要有心理准备，疫潮不会急速消散，堂会聚会又不能无了期“停摆”。当疫潮稍为减退，确诊人数连续减少，堂会可能要重新局部开放，某些聚会恢复，某些聚会继续停止。

因应人多会加增感染机会，教会领袖要把握时机“小组化”，可能一些聚会如祈祷会、主日学等，改为“三人一组”、或不超过十人的小班教学。一对一的栽培、门训、导引或教练，正是发挥的最佳时机。





狱（16:23-25）、在学堂（19:9）及其他场景，互相分享与团契。

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冒一切风险。”（《栽培领袖——耶稣会的人才学》，263页），这便失掉教会原有的价值。堂会首要不是只顾本身安危，我们预计要承受风险，要付出代价。

“教新”联同前线机构，一起“关爱邻舍、同心抗疫”，呼吁信徒以具体行动帮助身旁有需要人士。当人陷于危难，正是教牧与信徒能敏于行动的时机。别人不是只听见我们高谈爱心，乃是亲身感受我们道成肉身的服事。

## 结语

迎向艰难时势，教会领袖不是样样已有答案与方法；相反，乃是在可能犯错的情景下，我们能确认异象，辨识现实，思辨清晰及行动敏捷，就能带领会众于疫潮中，奋勇作工，荣耀上主。

原标题：《疫情隔离下，教牧同工该怎么提升领导力？》

原刊于：2月22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胡志伟牧师，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省思

## 11 当聚会变为直播后，到底什么是崇拜？

Asaph Wang

本文是为了与大家一起来思考，在非常时期，当崇拜形式发生改变后，我们当如何去反思教会、崇拜、牧养。

近一个多月来，由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相信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教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且罕见的。为了最有效地防控疫情，一时间举国上下取消了所有公共聚会，当然教会的公共崇拜场所也关闭了。

据2月7日《头条新闻》报道的医疗救治专家张文宏教授的观点：最好的结局是两到三个月内，全国疫情得到控制；而最差的结局，则会长达半年到一年之久。

那么，现在教会须面对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疫情之下，教会是否可以停止公共崇拜？如果不可以，教会该如何寻求合宜的公共崇拜？”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认为可以停止或不可以停止公共崇拜的教会，基本上都能接受需要改变公共崇拜的方式（对于认为不可以停止公共崇拜聚会的教会，至少也不能在原场地进行公共崇拜，不能像原来般大规模聚集了）。

但要找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对不少教会来说会存在一定的难度。或许有人能够给出一些实际的做法，但很多时候也会因为地域、文化、群体及目前大范围限制出行的状态而难以适用，更让人难过的是有些还引发了质疑和攻击。<sup>12</sup>



在于建立一种关系——即神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是由神启动、靠着圣灵、透过耶稣基督完成的。

同时，这定义也提醒我们：崇拜不仅包括神的话语，还包括赞美和祷告；崇拜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而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因此，只要我们“尽力忠于我们认知中，神在新旧约圣经里与跟祂立约的子民建立关系的方式，并把这些模式适当地应用在我们现今的处境中”，都是合乎圣经的崇拜。<sup>16</sup>

如此，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其他教会崇拜的方式、音乐的风格、程序的繁简跟我们不同而排斥，甚至是攻击；反之，我们还应该给予肯定和欣赏，并为着神的丰富而感谢赞美祂。

## 关于牧养

什么是牧养？神学家韦利蒙（William H. Willimon）有非常中肯的提醒：“牧养，就是回到原点”。这意味着教会的牧者要思考三个问题：“（1）我是谁？（2）我凭什么牧养？（3）牧养所为何事？”<sup>17</sup>

第一个问题帮助牧者再思自己的身份——是蒙神特派的圣道宣讲者、崇拜领导者和教会的领袖（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在此主要指出跟本文有关的几个）。第二个问题提醒牧者能够使他坚持事奉的关键不是别的，单单是因为神的恩召。第三个问题帮助牧者要回到并聚焦在教会的两大核心事工——圣道事工和圣礼事工，而不是与之无关紧要的事上。

简单来说，牧养就是牧者因着神的恩召、靠着圣灵的大能，忠实地在教会中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sup>18</sup>

这提醒当地教会的牧者：（1）对信徒的牧养是任何异地的名牧所无法替代的；（2）不但不能懒惰、懈怠，还要积极面对当下的难处；（3）要抓住重点并积极探索教会未来的方向，为教会把脉，带领教会在当下的艰难中

前行。

这种回到原点进行的尽可能客观、整全、平衡的思考，会促使教会的牧者及其教会不再急于教会之所作，而是恒定不移地聚焦在教会之所是。

如此，公共崇拜才成为公共崇拜，教会才成为教会。“疫情之下，教会该如何寻求合宜的公共崇拜？”

盼望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为教会思考和探索合乎圣经又适合处境的具体应对之策，以及教会未来的合宜形态，期待大家的分享！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真理及智慧与祂的众教会同在！

原标题：《非常时期，非常崇拜，疫情之下，教会该如何寻求合宜的敬拜？》

原刊于：2月8日 来敬拜

作者简介：Asaph Wang，乐在敬拜，也乐于助人敬拜的基督跟从者。

## 12 崇拜的本质

苏永耀

在现在依然严峻的疫情中，不少教会举行网上聚会，或是发放讲道的视频，让弟兄姊妹在非常时期一起参与。所以，今天这部分的主题是：崇拜是什么？

关于“崇拜”的定义，我们可以有不同理解。对一些人来说，崇拜不能没有音乐；对另一些人来说，崇拜不能没有讲道。对一些人来说，敬拜是行动；对另一些人来说，敬拜是生命的特质。关于“崇拜”的思考，我们必须认清三个不同却很有关联的概念：

**崇拜的动作：**向神跪拜，尊崇神，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祂（诗 95:1-6）；

**崇拜的聚会：**按一些特定的仪节敬拜，是一周的中心（约 4:23-24）；

**崇拜的生命：**事奉神的生命，是全时间全天候的（罗 12:1-2）。

这篇文章会集中讨论“崇拜的聚会”；然而，三者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在崇拜聚会中作出崇拜的动作，也操练我们入世活出崇拜的生命。

我们带着崇拜的生命来到崇拜的聚会，以崇拜的动作表达我的崇拜的生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崇拜的聚会以外活出崇拜的生命和做出崇拜的动作。

## 外显与内在的互动

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崇拜”带有跪下和事奉的意思。崇拜包括外显的动作与内在的心态。圣经的世界没有太多属灵属世二分法，正如耶稣比喻的教导把人外在的财产和内在的思想结连：“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 6:21）

摩西的吩咐也是类此：“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申 10:12-13）

外显的行动和内在的心态是互动的：崇拜的行动，包括赞美、感谢、认罪、祷告、读经，聆听，奉献，领餐，被祝福，被差遣，它们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内在的信仰，使我们心中的感受和思想，藉说话、歌声、身体语言和动作有形地显明出来；另一方面，崇拜的行动也塑造我们的信仰。

例如，我们在崇拜聚会中祷告的内容往往超出自己的需要，可能是为远方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也可能能为某些地方特别的需要代求。这些祷告的内容挑战我们信仰的核心：谁是我的邻舍呢？

教会的祷告，尤其在圣餐中，为神的创造、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而感恩，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单单祈求，更是为神已经完成的，并将来必成就的事而感恩和欢呼。

崇拜聚会中的唱诗和读经也经常塑造我们的信仰：一些我们没有体会过的经历，或是很少拜读的经文。这些崇拜经验塑造我们，并提醒我们离开自己的安舒区。



## 不同处境下的崇拜

当我们思想“崇拜的聚会”时，我们必须摒弃一种“自己所认识的崇拜就是绝对真理”的心态，并不以自己所认知或所经历的崇拜模式作为评论其他崇拜模式的唯一标准。

曾经在一次营会的圣餐崇拜结束之后，我听到一些意见，大概都是：“我教会没有读多段圣经的”“我教会不是这样分派饼和杯的”、或是“我教会是用葡萄汁而不是用酒的”等等。当然，我们对崇拜的认识主要是来自自身的经验，即是自己教会的崇拜。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崇拜模式和内容是有其处境性的。不同宗派的崇拜有不同的神学重心，不同民族的诗歌在曲词中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信徒面临逼迫时，教会崇拜更倾向传递基督现今与末世的拯救；在病患中，医治；在绝望中，盼望；在困境中，释放。

同时，崇拜是与当代的文化结连的。我们很自然地用中文来敬拜神，或是唱一些中国人编写的诗词来唱颂。然而，外国人也很自然地用他们的语言来敬拜，唱他们的诗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

初期基督教崇拜承继了一些犹太教聚会模式的元素，如犹太会堂中的“圣道仪式”。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并不只有一种崇拜模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耶路撒冷，或是在外邦人聚居的哥林多，他们都受希罗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影响发展出不同的崇拜模式。

虽然今天我们没法重塑他们当时崇拜的情况；然而，我们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圣餐祷文”分辨出他们崇拜中不同的内容重心：有些注重基督救赎的工作，有些注重整个救赎历史的故事，有些单单感谢父神，有些把神三位格的工作都列表出来。

我说关于崇拜的处境性，是希望大家在思想不同的崇拜模式和做法时，



祈祷的对象和格式: 透过圣灵, 在基督里, 向父神祷告。神差祂的儿子(约 1:14) 和祂的灵(林 2:12), 使我们进入因着基督(约 14:6) 和圣灵(弗 2:18), 与父神连合(罗 16:27)。

这在我们思考崇拜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说明了崇拜的行动和聚会的焦点并不完全是人尽力讨好神, 而是神邀请我们进入与神的团契, 正如圣父、圣子、圣灵那一种完美的团契。

当我们思想崇拜是什么, 并在崇拜中做什么时, 我们必须意识到, 不是因着我们敬虔来敬拜神, 而是神一直在寻找那些愿意敬拜祂的人。

原标题: 《聚会在云端, 如何崇拜不打折? | 崇拜的本质》

原刊于: 2月14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 苏永耀, 加尔文神学院神学硕士, 主修崇拜学。现于迦勒特福音神学院修读博士, 主修礼仪学。在教会参与崇拜和圣乐事奉超过十年。

## 13 “网络圣餐”的三大神学难题

邱慕天

A: The daily communion à la mode, you heard of it?

（每日时尚风格的圣餐模式，你听说过吗？）

B: You mean virtual communion?

（你是指虚拟的圣餐？）

A: No, real ones, just everyone serving themselves .

（不，真实的，只是每个人都为自己服务。）

A: At home, or at their quarantine space...

（在家里或在他们的隔离区）

B: Oh you mean #communiondeluxe? Sure, I have it too.

（哦，您是说豪华版圣餐吗？当然，我也有。）

面对疫情社交隔离的长期抗战，一些教会都把现场礼拜改成了线上直播聚会，弟兄姊妹们隔着屏幕一起唱赞美诗、祷告、奉献、听讲道等。但在圣餐礼的环节，转成线上进行的阻力较诸过往为大。

有些文章认为，因为圣餐需要在“教会聚会”中（συνερχομένων...ἐν ἐκκλησίᾳ）施行（林前 11:18, 20, 33）并且初代教会的聚集都是物理性的（或作身体上的；physical），所以圣餐不能在线上施行。

当前几天被问到网上圣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网上圣餐不是“虚拟圣餐”(virtual eucharist),如同几年前许多寺庙网页已经推出的“线上掷筊”“线上领签”“线上点光明灯”。然而我们现在讲的,仍然是信徒们在不同地区透过网上举行的“真实圣餐”——它是真实的饼与杯,在不同的地方一同领受。

过去的实体圣餐,具有“共时性”“共质性”“共在性”三种特色:由一群人,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享用同一块饼和同一杯液体所表征的主耶稣基督在十架祭坛上世人舍上的肉身及流出的血。转换成线上圣餐后,我们要处理这三个层面的技术与神学问题。

## 共质性

第一个面对问题是:领用“线上圣餐”的方式是由会友们自己准备自己的饼杯。它不再是由同一块物质实体在大家面前擘开/分派出来的。——它似乎没有“共质”,这会是这个神学问题吗?

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了解到,当今很多 2000-3000 人的大型教会或大聚会,其圣餐饼杯都是中央工厂统一分装成(保久防腐的)“一人份”派发、而不是“现擘/现倒的”,便无须再纠结。

技术上,我们当然可能仍然坚持由牧师在台前擘饼/分杯,然后叫上百家 UberEats 快递在一小时内分送到所有周遭线上聚会的会友家中。技术上,我们也可以要求所有会友都“预领”由同一间中央工厂研制的保久圣餐,在线上聚会时再拿出来用。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墨守遗传、舍本逐末。

主餐的共质:媒介与拟像

先让我们从 Marshall McLuhan 《认识媒体:人的延伸》(1964; 2015)

先持定一个基础：“文明科技”（工具）乃是，“人”的自我延伸。就像从前的镰刀锄头、车轮之于我们的手脚。从这里我们来问：圣餐在实体意义上，它是“等于”了主身吗？还是它在“符号”意义上能指向主身呢？或我们应该更看向这个媒介传播过程，认识圣餐为“主体”的延伸呢？

如果真正在“客观意义”上具有代赎功效的，只有 2000 年前“一次性”（彼得前书 3:18；希伯来书 9:28）的基督十架事件，那么后来的“擘饼分杯”，都只能算做媒体意义上的“模拟再现”。打从“最后晚餐”的第一次圣餐开始，那些饼杯就不是耶稣的“神人二性的身体本身”，而是一份让信徒与主身体 / 主生命达成联系的“神圣媒介传导物质”。

## 共时性

当然，这份“神圣传导物质”的生成，必须尽量遵照一份“媒体伦理”。这个媒体伦理包含“理想性”与“功能性”两个层面：“理想性”指的是柏拉图式的唯心现实主义，即“拟仿物”（后来的教会施行的主餐）应当具备与它“最初的参照物”（初代教会的主餐 / 基督的十架事件）最高度的还原度。“功能性”却是由效果层面，看它（后来的主餐）实践的效果是否与能推进它最初设立的目标和精神。

稍早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指引，说网络圣餐“只限于 live 直播时段”的观看者“同步领受”，“回放观看的弟兄姊妹建议以默想代替”。从“理想性”而言，这当然是强调透过网络由牧者在连线中心“祝圣”（blessing）的环节以及同步领受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

然而再让我们仔细想：我们现在所说的“live 直播”不也有因为频宽技术的局限，而在实际上有着 1-5 秒的“延迟性”吗？如果我们所说的共时，也只是一种“体感上”的共时，而非决定性的要求。那么“共时性”原则也就不成为看“回放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能“跟着”圣餐的理据。

我们已知当今圣餐与主的圣餐相隔 2000 年。

既然 20 个世纪的时空，都无法拦阻圣餐创造我们与主受死那刻相连的“高等时间”（higher time）——理论引自 René Girard、Charles Taylor 与 Giorgio Agamben——那么我们绝不能说，一个下午的间隔，就能让“看回放录像领圣餐”的人，失去与那场礼拜直播的团契连结。

## 共在性

这部分我引用一点 Henri Lefebvre 和 Edward Soja 的空间政治理论基础：空间（space）并不等于地方（place）。后者是一个被“媒体化”和“政治化”的空间。

其中包含我们对该空间物质性的改造、分割（例如在被撞毁的双子星大楼重新再概双子星），也包含理念性上的命名和定义（例如把“帝国大学”改名“台湾大学”“中正纪念堂”改名“自由广场”）。

基督教神学之“道成肉身”而仍要完整体现神本体“一切本性的丰盛”，并“神与人同在”、圣经之见证神而成为人类认识神的权威载具；而教会则可以是“任两三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而有千变万化的不同面貌。

两三个人既能在互相隔着铁栅的囚房里形成“教会”，这样“space”被政治化为“church place”，依照的，就不再是囚房隔阂物理空间的公式。

主餐的共在：物理空间的政治化

流行病毒制造出的“市井凋敝”，促成的因应之道（tactics）就是教会采用“网络聚集”，把 cyberspace 政治化为 ecclesial place。如圣经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 4:4-6）如此，信徒之间只要有任何的“形式载具”能够确认“一

主、一信、一洗、一神”，基督徒聚会就已经具备了“感染”任何空间的基础。感染基督、感染圣灵，乃是叫人对世俗性（secularity）产生抗体。

正如 W. Charlie Wang 又提到：网络空间其实也有“地点”——如，网址、IP 地址、网页所在的服务器，“距离”——如，网络节点的距离、讯号传输的速度，“大小”——服务器能乘载的讯号流量、通讯平台能够同时容纳的主机数量，以及“途径”。

假使我们的这些封包还透过区块链进行加密验证，它的来源与交会就更有实迹可循。那么再让我们思考一种“科技圣餐”形式：某真理灵粮线上聚会编号 001 圣餐礼，由牧师在直播间祝圣后按下鼠标，传递“专属加密封包并打样数字”的圣餐 recipe 封包，由收看的 1500 名会众在自家使用（事先加入了无酵面粉与新鲜葡萄）的“3D 引表机”制作出来所有人在自省默想后同时在 19:35 分，同时领用 ...

则这“共质、共在，共时”的圣餐，没有理由不能是教会对于 Missio Dei 忠信的新方式。

“然而我告诉你，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所以，...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原标题：《“网络圣餐”的三大神学难题，你知道如何解决吗？》

原刊于：4 月 16 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邱慕天，神学研究者，曾任《台湾醒报》副总编辑。



## 14 网络圣餐面面观， 从更宽广的普世教会视角！

林伟清

### 引言

疫情到现在为止已经 5 个月了，从 1 月底国内疫情爆发开始，大多数的教会就开始全面走向线上，线上礼拜、线上小组、线上祷告会、线上讲座、研讨会如火如荼。大家基本上一下子就接受了线上礼拜，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对于网络圣餐<sup>19</sup>，大家观点和立场各异，争议不小。

据笔者的观察，大家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1) 支持的，这些人相信：“网络圣餐”不是“虚拟圣餐”，而是真实的圣餐；2) 反对的，这些人认为：这是信仰的原则底线，是不能打破的原则；3) 探索观望的，这些人拿不准网络圣餐该不该做，但也想做些尝试，体验一下。当然，还有不少人处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态度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立场，但也接纳另一方的立场。

本文集中讨论前面两种态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比普世教会不同的宗派、神学传统，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对圣餐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的神学与牧养实践考虑；希望能给中国教会在面对这个议题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角。



是信徒们在不同地区透过网上连系举行的”真实圣餐”——它是真实的饼与杯，在不同的地方一同领受。

### “网络圣餐”的圣经、神学依据

#### 1. 圣礼是上帝无形恩典于世间的有形记号。

他们认为：上帝的恩典是无形的，也因此超乎世上任何物质的阻隔。

#### 2. 圣灵超越空间的限制。

圣灵作为基督身体联合的桥梁，它不被空间与环境阻隔，能够贯乎信徒之间，作为圣餐中联系众人的核心，更让圣餐成为真实的圣餐（弗 4:4-6）。

#### 3. 记念的重点是信心。

圣餐要求参与者怀着真实的相信、无伪的感恩来领受。这信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藉着圣灵的工作，任何地方的信心都能实践对耶稣基督的记念。

#### 4. 圣餐是群体的联合（Holy Communion）。

圣餐属于教会群体。而特殊条件下，信徒与信徒缺少“在一起”（togetherness）的机会，但借着网上圣餐，信徒虽然身处不同地方，反倒能体现出信徒间的契合（communion）。

在具体的实践中，他们建议：网上圣餐的举行只限于 live 直播时段，回放观看的弟兄姊妹建议以默想代替。

### 从实体圣餐的三大特色论证网络圣餐的合法性

台湾资深媒体人、神学研究者邱慕天指出，过去的实体圣餐，具有“共时性”“共质性”“共在性”三种特色：由一群人，在同一个地点、同一时间、享用同一块饼和同一杯液体所表征的主耶稣基督在十架祭坛上世人舍上的肉身及流出的血；他认为“网络圣餐”依然保留有这三个特色，因此“没

有理由不能是教会对 Missio Dei 忠信的新方式”。

### 1. 共质性

他从“媒体作为人的自我延伸”这个理论来理解圣餐，圣餐是十字架上耶稣身体这个“主体”的延伸，他说：

如果真正在“客观意义”上具有代赎功效的，只有 2000 年前“一次性”（彼得前书 3:18，希伯来书 9:28）的基督十字架事件，那么后来的“擘饼分杯”，都只能算做媒体意义上的“模拟再现”。打从“最后晚餐”的第一次圣餐开始，那些饼杯就不是耶稣的“神人二性的身体本身”，而是一份让信徒与主体 / 主生命达成联系的“神圣媒介传导物质”。

### 2. 共时性

如果在网上一同领受圣餐体现了实体圣餐的共时性原则，那么从媒体伦理的“理想性”和“功能性”来看，共时性原则不能成为看“回放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能“跟着”圣餐的理据；也绝不能说，一个下午的间隔，就能让“看回放录像领圣餐”的人，失去与那场礼拜直播的团契连结。

### 3. 共在性

邱慕天指出，“信徒之间只要有任何的‘形式载具’能够确认‘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基督徒聚会就已经具备了‘感染’任何空间的基础。”因着教会采用网络聚集，网络空间（cyberspace）就被政治化为教堂（ecclesial place）。

## 人类同在的本质不是身体性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三月份发表一篇文章，“线上圣餐一样是圣礼” *Online Communion Can Still Be Sacramental*，作者 Chris

Ridgeway 指出，已经有一些“低派”教会<sup>20</sup>早就开始实践网络圣餐<sup>21</sup>，而大部分看重圣礼的教会认为在线圣餐是个很怪异的神学问题。

作者从媒体沟通的角度认为，科技带来的在线信息交流是一个新的现实（new normal）。圣餐中，最关键的是神的同在；而“同在”并不等同于肉身的同在，而肉身的同在也不就是真正的同在。如果我们看线上视频会议是本地社群已知关系的延伸，为什么在网络圣餐中，作为神同在的记号的“饼杯”以及作为我们同在记号的“微笑和声音”，就不能一起来表征现实世界的良善和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的属灵真实呢？

**反面立场：反对 / 不支持**

### 反对在线圣餐的 4 个经典理由

美国福音联盟 The Gospel Coalition 发布了至少 3 篇关于在线圣餐的文章，观点很明确，不行<sup>22</sup>。福音联盟的神学取向是改革宗传统，这大概也代表了大多数改革宗教会的立场。

在文章“再思网络主餐，有个反对的理由不容忽略”中，作者提到强烈反对在线圣餐，他认为主餐是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教会牧养的底线，圣餐这件事应该是受到限制，教会不应当“虚拟”进行的。作者给出了 4 个典型的反对理由：

1. 主餐的实体性。主餐的本质是参与一个宴席，即便是一个象征性的宴席……物理上的分隔削弱了（或者说毁灭了）共享的实质和实体的体验。”
2. 主餐的群体性。神的百姓聚到一起恰恰是实践主餐的核心。
3. 主餐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完美地保证主餐的秩序，但这是一个基本的护卫主餐的方式，是确保主餐仅在长老们的带领下、且在教会的共同聚集中举行。
4. 主餐与教会纪律连在一起。在大多数教会纪律的模式中，不允许领主餐

是教会纪律发生效用的一个基本机制。

在文章“再思网络圣餐，四位牧师的针锋相对！”中，作者 Paul Carter 在 4 月份采访了四位分别来自圣公会、独立教会 / 改革宗神学、归正教会、浸信会的牧师，了解他们目前对在线圣餐的态度，他们的答案都是不举行。主要的原因是，圣餐是在神的百姓聚集时举行的；即使有人不在场，但那是作为教会的延伸。“既然没有实体的共同聚会，那就没有可以延伸到各家的主餐，也没有可能从传道人手中接过饼杯，更无法分享一个饼和一个杯。在一个虚拟的聚会中吃自己准备的饼和杯是一个弱化的替代，既没有圣经经文的支持，也不是主的本意。”

他们认为，圣经并没有举行圣餐频率的规定，因此疫情期不举行圣餐并不违背圣经的教导。不能举行圣餐的时候，透过祷告和默想，可以让人更期待重新聚集在主的桌前的那天。

虽然他所访问的人都不支持在线圣餐，但作者也尊重那些选择举行在线圣餐的人，他指出，“这是一个没有航道的水域，我们都在摸索着航行。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键盘侠的怒吼，也不是对邻舍的批评和指责。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反思、对话、决定和恩慈。”笔者认为，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态度。

## 从主餐的形式及其内涵来审视在线圣餐

2000 年的教会历史中，虽然主餐的元素在各地有所不同，比如：在西方饼是面包，在中国饼是烙出来的圆薄饼；在西方酒是葡萄酒，在中国是葡萄汁；但主餐最基本的礼仪形式却是不变的。这些礼仪形式背后有丰富的神学内容。

陈雅各说：“（圣餐）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由一到多，多却有份于一。主耶稣祝谢的是一个饼，掰开后分给多个人领，祝谢的是一个杯，递给多个人喝。但这多个人所领所喝，却是来自一个饼、一个杯。”<sup>23</sup> 这个过程所彰

显出来的一而多，多而一的原则地彰显了教会的合一。网络圣餐无法具体呈现这个合一的精义。

同时，举行圣餐的过程中，2000年来，基督的仆人效法基督所做的四个动作：拿起、祝福、掰开、递给，也是今天的网络圣餐无法呈现的。

因此，在张雅煌牧师看来：“无论对圣餐的意义理解持守哪一种神学观点，都要求举行圣餐时有一群神的子民在同一个场所与时间的基础上领受圣餐。并且都有一套固定的圣餐礼仪，而且这个圣餐礼仪都是基于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时的次序。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云圣餐，目前普世教会中所持守的神学观点，没有一种是支持云圣餐的。”<sup>24</sup>

## 对改革宗传统的两点回应

### 1. 按着圣经

改革宗传统，特别强调我们要本着圣经来行事；这不仅是敬虔的表现，也是教会合一的根基。他们认为：“我们渴望照常在教会中施行主餐，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要“按着圣经”施行主餐，我们不能用违背圣经的方式施行主餐。何况，若是教会不按着圣经施行主餐的时候，良心敏感的肢体会处于两难，这既不造就人，也埋下潜在的分裂危机。”<sup>25</sup>

笔者的回应是，问题的焦点恰恰是“按着圣经”。新约圣经并没有提供教会举行圣餐的步骤说明，而是从不同的侧面指出了圣餐的意义。就如教会的组织性和属灵性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样，圣餐也有物质实体性和属灵性两个层面，这两个方面如同人的身体和灵魂两者是不可或缺，又彼此交融的；一个整全的人是身体与灵魂是完美统一的，而圣餐也是如此，一个圣餐是实体性和属灵性完美统一；只是两者的完美统一常常在真实的现实中被拉扯，而难两全。





的研讨和实践就被中止了。

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网络圣餐的讨论非常激烈，神学家、礼仪学者、主教、牧师都参与进来；而现实的场景是：既是绿灯又是红灯<sup>29</sup>。认为绿灯有的是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情况的非正常处理”，有的则认为这是教会的一种自然的延伸；认为红灯，则主要是对圣餐意义神学上的考虑（礼仪的程序以及肉身群体的聚集），当然也不乏现实的教牧考虑，比如：在家里的肉身聚集真的不可能吗？如果特殊情况把在线圣餐正当化，将来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疫情过后恢复正常聚会了怎么办？

### 对联合卫理公会内部争论的 3 点观察

1. 显然，作为一个宗派，他们对教会论与圣餐论有一致的理解和认识，但即便如此，宗派内部对是否可以在线圣餐依然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选择与否不只关乎教会和圣餐的神学，更关乎媒体的神学，以及权衡面对面基督徒团契的重要性。
2. 联合卫理公会在 2013 年曾经叫停在线圣餐的讨论与实践，除了内部的争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其他宗派 / 教会的合一问题。圣餐是普世教会合一的标记，他们意识到，如果坚持在线圣餐，将会撕裂更大的教会合一团契<sup>30</sup>。
3. 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但在特殊情况下能容许不同的立场、实践和探索，彼此共存，这是教会多样合一的美好见证。但未来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要继续彼此交流、碰撞，以能达到彼此在真理里更深的理解和接纳。

### 对新教不同宗派争论的观察与反思

1. 这是一个引发争论的议题，但不是疫情发生之后才开始。已经有其他的宗派、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讨论，所以大家不用从零开始，可以有些借鉴。

2. 对圣餐意义的再理解。
3. 中国教会圣餐思考和讨论并不多，当下“在线圣餐”的问题激起大家对圣餐思考和认识，这是很宝贵的。显然，这不是简单地回答“可以不可以”，而是要更整全和深刻地认识关于圣餐的神学意义和重要性。在这一点上，Asaph Wang 的文章给出了很好的提醒，他说：

正如崇拜学教授卓莉博士所言：“当光照向棱镜的时候，若从不同角度望向棱镜，便会欣然看见它不同形态的美丽，圣餐亦是如此。”……教会不需要、也不应该每一次圣餐礼都在严肃的气氛下进行。同样，教会不需要、也不应该每一次都从省察、悔改、宣赦及感恩的层面来看待圣餐礼，而是要结合神在不同处境中赐下的信息和教会节期等因素，将圣餐的不同面向展现出来，如合一见证、基督得胜、盛宴预尝、喜乐庆祝、约的团契、圣徒相通等。<sup>31</sup>

笔者也曾经撰文详细指出，圣餐极其丰富的属灵内涵，它乃是崇拜礼仪中的皇冠，“在整个崇拜中，再也没有其他的部分像圣餐一样，能让人如此全身心投入对神的敬拜”<sup>32</sup>。

4. 相同的圣餐意义传统，并不带来相同的牧养抉择；选择在线圣餐与否与圣餐的神学意义无关。接受相同的圣餐神学内涵，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信仰实践。

有牧者认为，教会传统中所有对圣餐意义的理解，都反对在线圣餐。也有人认为，加尔文的“圣灵临在的”圣餐论支持在线圣餐，因为圣餐中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是超越时空的。

关于加尔文的圣餐论支持在线圣餐这一点，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对加尔文的误解。笔者认为如果加尔文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不会同意在线圣餐。在《加尔文：奉献、教义和灵操的激情》（*John Calvin: A Heart for Devotion, Doctrine, and Doxology*, ed. Burk Parsons）一书中

记载，加尔文在黑死病期间的牧养实践

在加尔文（Calvin）事工期间，日内瓦五次遭到瘟疫的可怕袭击。在1542年的第一次疫情爆发期间，加尔文亲自带队参观了受瘟疫感染的房屋。由于感受到他的拼命很可能导致死亡，城市的管理者们干预了他，因为他们坚信他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牧师们在加尔文（Calvin）的指导下继续了这一英勇的努力，他们在多次谈话中讲述了其中的喜乐。为此，许多牧师也因此丧生。许多人不知道，加尔文在日内瓦和其他瘟疫肆虐的城市私下继续自己的牧养。加尔文的牧者心肠，在医院里的公民和移民身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在后来他收集必要的资源好为瘟疫受害者建立隔离医院时，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如果信徒去世了，他就在葬礼上，充满激情和怜悯地讲道。

这些都向我们显明，加尔文是多么看重真实地接触信徒，给他们带去安慰；有人可能会说，加尔文时代还是文字时代，没有任何影音传播也没有实时传播技术，甚至可能想也想象不到；因此，差别太大，不能以此来反对在线圣餐。差别很大是事实，但笔者认为：这个差别不是本质的，古人还有“见字如面”的说法，肉身的缺席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因此，这个差别带来的意义，还不足以能抵消面对面团契的重要性。如果他看重肉身的同在，而甘冒生命的危险去探访信徒（当时印刷术已经发明，纵然没有很普及，至少用文字媒体来取代面对面牧养关怀是可能的），那么他是会坚持面对面为信徒举行圣餐的。

昨天，余日新在微信公众号“寻求你面”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中他试图为在线圣餐提供神学支持。他阐述得非常有力，但但我认为他用来肯定在线圣餐的论证，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反对在线圣餐的论证。最后以他自己的见证来肯定这种做法出



“在线圣餐”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并给出 8 点教牧实践建议。

上篇“新教各个宗派的不同立场及其神学考虑”谈到，新教不同的信仰、神学传统中对“在线圣餐”观点各异的争论，看起来很不一样。但其实，在新教普遍以圣道为中心的崇拜礼仪传统中，圣餐礼的执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乃是传讲真道。因为圣礼是那不能看见之道的可见彰显，圣道才是中心，是本质，而不是圣礼。所以，如果这种圣道为中心的崇拜礼仪结构不改的话，某种意义上，没有举行圣餐礼对新教的教会来说，在神学上挑战不是很大。笔者同意公号作者 leaptheloop 的判断，他也认为：从神学自洽的角度，按比较宽松的意义上来说，新教的教会都可以透过网络，由牧师祝谢，齐领圣餐<sup>33</sup>。

举办圣餐—宽松版

|    | 方式             | 对应宗派                 |
|----|----------------|----------------------|
| 线上 | 共同在一空间内聚集      | 各宗派                  |
|    | 授权地施受（含授权的个人）  | 路德宗                  |
|    | 自我施受           | 除路德宗和改革宗（非慈运理）       |
| 线下 | 无记号（饼杯）地怀念     | 以外的新教                |
|    | 齐领（透过网络，由牧师祝谢） | 新教均可                 |
|    | 神领圣体           | 天主教<br>信（重）洗派<br>慈运理 |

但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宗教教革之前，教会的“主日崇拜”是以圣餐为中心的。严格来说，他们称这聚会为“感恩祭”。圣餐不单是崇拜的中心；圣餐就是崇拜聚会<sup>34</sup>。现在的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还是以“圣餐”为中心的，教会崇拜的生命乃是围绕“圣餐”展开的。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在线圣餐的呢？



的中心。当下对在线圣餐的态度，笔者主要从现任教宗 Pope Francis 的教导来看，一般认为他的教导就代表了天主教的官方立场。教宗在 4 月 17 日的讲道“与主相识”（Familiarity with the Lord）中，清楚地警告在线弥撒的危险，他说：“基督徒与主相识，是亲密的，个人的，但总是在群体里；若没有团契相交；与主相识，若没有饼和杯，与主相识若没有祂的教会、没有祂的百姓，没有祂的圣礼，是危险的；不小心会变成一种诺斯底式的相识”。

在早晨的弥撒中，只有和他在现场的人可以领受真实的饼杯，而在线上没有到现场的人只能观礼，领受属灵的圣餐（Spiritual Communion）。在讲道中，他清楚地指出媒体的危险，虽然人数众多，看起来在一起，但并不真实地“在一起”。“这不是教会”，他说，“这是主所允许的艰难时期的教会，但神眼中的教会是有百姓和圣礼的，一直都是如此。”

他诚实地说到自己有一次要去一个空无一人的大教堂主持弥撒时，是如何被他的一个主教责备而归正的，“小心别把教会变得虚拟的，对病毒过敏的；不要把圣礼变成虚拟的，不要把神的百姓变成虚拟的。教会，圣礼和神的百姓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说，“虽然在当下的处境中，我们只能这样与主相近，但要勇敢地探出头来，不要再呆在管子里。”

### 东正教和天主教传统带来对疫情下圣餐的反思

1. 有着悠久信仰传承和严谨组织架构的教会，对“可不可以在线圣餐”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清晰而明确：不可以。他们都认定教会的“在地性”是本质的特征，是不能妥协的底线。没有什么争吵，也没有什么不合一。虽然两者对少数人参加的圣礼的意义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拒绝线上私下领受圣礼，而同时充满了教牧的关切。
2. 东正教圣餐神学中出席的人代表缺席人的神学思想，思路有点类似保罗的代表基督论，可以为教会中的小组圣餐提供启迪。有人认为在小组内举行





4. 圣经作者清楚地界定媒体的局限。新约时代的新媒体就是书信，保罗有效地使用新媒体牧养教会，很多次他信到人没有到，但他多次表达自己迫切地想再到他们中间去（罗 15:24，林前 16:5，林后 13:1，门 22）。约翰多次说：纸墨不够，要当面谈论才行（约贰 12，约叁 13-14）。
5. 要看重合一，合一是教会的本质。每一个突发的事件和形势很容易撕裂原有的团契，要保守自己教会内部的合一；也要尽量和其他教会、宗派的合一。在圣餐的问题上，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本来就很难合一；如今“在线圣餐”可能会使彼此之间的隔阂扩大。求主怜悯。
6. 可以鼓励不能线下领受圣餐的人做“属灵圣餐”的操练。这是一个古老的操练：透过默想圣餐，在内心培养一种对圣餐的热切渴望；虽然你不能领受圣餐，祈求耶稣来与你同在，就好像祂在圣餐中同在一样<sup>37</sup>。
7. 可以效法清教徒在家里建立起家庭敬拜的祭坛，一家人（包括孩子）每天都来亲近神。这里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家庭敬拜指南<sup>38</sup>。
8. 圣公会的神学性指引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教会的借鉴：只要不是仅仅个人参与，而是有至少 3 个人的团契，经过教会的认可授权就可以举行圣餐。这一点用在“在线圣餐”具体的实践上，至少可以有两种做法——

- » 参考初代教会 Justin Martyr 的做法：在教会能公开一点聚会时，让少部分弟兄姐妹一起领餐。然后，由教会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人把餐中的饼杯分给其他弟兄姐妹（像家访一样）；这样能照顾到一些因种种原因无法在线以庄重的心领受的人。
- » 主日的时候，信徒在不同地方聚集，以小组的方式在线敬拜，并领圣餐；举行圣餐的时候，有教会的同工（长老执事）在现场监督。如果同工不够，可以分批轮流到不同的会场，有教会的监督同工在场的时候才能领受圣餐。没有同工在场的小组，信徒就观礼，不领受。这样，一般也能保证每个信徒一个月领一次。



## 15 实然的疫情，应然的圣餐？

余日新

此次的新冠肺炎，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许多意外变化，在教会生活中亦是如此。更不曾料想，实行网络圣餐是否合理，在不同基督徒圈子里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且引来许多争执和辩论。

笔者决定撰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决定性的答案——针对时下正受关注且本身就十分具争议性的议题，这尤其显得不切实际。笔者只是就自己对圣餐议题的关注和研究上的兴致，提出几个不同角度的思考，盼望能激起一些有意义的反思，并能对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下所论述的内容或许很快会成为被批判的另一面靶子，但这也是极自然的现象。理想状态下，对特定议题有所思考的人若能以正确的心态且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对于受众而言本是大有裨益的事。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请恕笔者在如下论述中略去特定资料的引注；但对于重要思想的来源，笔者仍会在行文中注明。

### 再问圣餐的意义

当我们追问疫情之下网络圣餐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时，相比起形式上的合理，其实更重要的是回到对圣餐自身意义的认识。然而，许多人对圣餐的认识，恐怕在平日教会生活中就比较模糊，面对疫情更是不清楚。应对当下的辩论，我们可以回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圣餐神学上的四大立场：变质说（天主教），



动。对这一涉及诸多层面的复杂议题，笔者在以下有限空间内只尝试提及几个要点。相比起详尽地阐述圣餐的意义，笔者试图勾勒出圣餐神学的轮廓，能从几个特定角度为当今的处境带来不同的反思。

直至 19 世纪末期才被发现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时了解初代教会信仰和实践的重要文献。学者基本认为这份文献大致于第一世纪末期时已存在。《十二使徒遗训》的第九、十章便是处理圣餐的议题。这份文献告诉我们，早期教会基督徒以五饼二鱼的意象来比拟圣餐（*Didache* 9:4-5）。据福音书记载，当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神迹后，所剩下的碎末竟满了十二个篮子（太 14:13-21；可 6:30-44；路 9:10-17；约 6:1-14）。如同剩余的碎末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十二使徒遗训》教导末了耶稣基督要如此将祂的百姓从天的四边召聚来进入祂的国度。同一文献的十章 5 节更是强调，基督将祂的教会从四极召聚而来，将他 / 她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并在祂的爱中炼净，归于祂自己的国度。因此，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圣餐不仅是教会的一项圣礼，还时刻提醒教会在世间未尽的使命。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其中每一个分享基督救恩的基督徒，都应当将基督生命之饼分散到世上，让更多人能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今天许多尚模糊于到底谁才可以领受圣餐的教会而言，九章 5 节告诫我们只有受过洗的基督徒才具备领受资格。尽管圣经本身并未明言到底谁才可以领受圣餐，但这份早期文献解释了，只允许受洗的基督徒领受圣餐这一传统自教会初期就已存在。

疫情之下，当许多教会为各自传统辩护时，我们却忽略了早期教会另一个十分重要但如今被许多人遗忘的传统。早期教会在主持圣餐时，他们预备的不单有饼和杯——其实还包括水。早期圣餐仪式将水掺入酒中供人领受。第二、三世纪的多位早期教父包括爱任纽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都为这一传统辩护，可见这明显是早期教会十分普遍的做法。因为当时的信仰认为水象征了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而水和酒混合则象征道成肉身的真理。尤其约翰福音十九章 34 节记载道，当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兵丁扎伤时，从他肋旁流

出血和水来。今天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一些古老的基督教教派仍保留在圣餐酒中掺水的做法，但多数不过是将其视作古老的犹太基督徒传统。有趣的是，守犹太律法的早期异端以便尼派（Ebionites），由于他们坚持认为耶稣不过是品格超卓的凡人，他们坚持在守圣餐时只用水而不用酒。早期教会这一被遗忘的传统其实提醒我们，水作为象征符号，在犹太教包括古近东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旧约圣经尤其以赛亚书中，当先知描述上帝的国度来临时，常用水来象征上帝所应许那兴盛且整全的新造生命。尽管今天水掺酒的做法和其意义已被大多数教派淡忘，但圣餐象征着基督所带来翻新且整全的生命这一意象，却在不同的传统中得到保留。当今基督徒领受圣餐时，我们应当意识到，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将全新的生命赐予我们，这真实且大有能力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涌流不息。这给我们带来何等活泼的盼望！但我们同时也被应当提醒自己，藉着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饼，我们要活出基督丰盛且整全的生命。这生命不仅包括个人灵魂得救，更是包含见证基督荣耀的全人的善行和品格。这一教导不单要在圣餐礼时温习，更应当藉着圣餐礼活化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个更为早期且更具权威的传统：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关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的教导。关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内容是否直接反映圣餐神学在圣经研究上仍存在争议；但将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耶稣教导作为圣餐神学根基，应该并无多大异议。这里的经文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历代圣徒在此留下数不尽的丰富著述。但笔者在此想特别强调第六章 57 节，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在这里，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粮象征着与三一上帝的密契，表明与基督的联合带领我们进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亲密团契中。这密契的神学尤其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中达到完美体现。如耶稣自己为门徒所祈求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 17:23）这密契神学的最大奥秘在于爱：我们要爱上帝，并且要彼此相爱，向

世人见证教会是被这神圣的爱所浇灌充满的群体。疫情之下，教会无法实体共同领受圣餐本身令人十分遗憾。但圣餐象征着永恒上帝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这一奥秘，岂不更当在疫情下藉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给信徒带来莫大的安慰吗？并且，当疫情之下人心惶恐且爱心渐冷淡时，基督徒更应当被呼召以各样的智慧去见证和流露那神圣的爱！

### 关于“共时”和“共在”的思考

在圣餐神学发展过程中，早期教会的思想未必系统，但却展现了十分丰富且宏伟的视野，其丰富性是当今许多在此方面的著述仍难匹及的。众所周知，圣餐是宗教改教时期不同改教阵营之间颇具争议的一个议题，并且这争议直到如今仍在继续。尽管早期教会的一些宝贵视角在彼时已有所丢失，但改教家们对圣餐议题的处理无疑显得更为细致且系统化。路德的圣餐神学是在与天主教、慈运理以及极端改教家的论辩中形成的，自身观点前后也经历诸多转变。但若说路德后期成熟的圣餐神学仍未撇清天主教变质说的“余毒”，这样判断显然不合宜。作为第二代改教家加尔文，他与马丁·布塞一样，极力寻求在慈运理和路德之间的“第三条路线”。加尔文极为精妙地将圣餐神学的重点放在“与基督联合”之上，并且尤其强调这样的联合是藉由圣灵达成。但如前所述，当天主教十分强调教会和神职人员在圣餐礼仪中的作用，而路德和加尔文则十分看重圣灵在整个圣餐礼仪中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差异，诚如华人学者林鸿信所点出：路德强调基督的身体“从上而下”临在于圣餐礼中，而加尔文则强调圣灵令我们“由下而上”地经历属天的基督。然而，倘若细致留意路德的圣灵论，我们会发现路德所强调的基督临在也是在圣灵里；路德曾言“基督藉着圣灵的临在比肉身基督的临在更为丰满”！

作为宗教改革时期两大成熟的圣餐论代表，路德和加尔文之间观点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他们迥然不同的基督论进路。加尔文的基督论显然深受奥古斯丁影响。至于路德思想的源流，在学界上尚未形成定论；但显然这位奥古斯

丁修会修士所受影响远超过奥古斯丁的影响范围。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他们之间的几个共同点是值得强调的：他们共同强调圣餐神学的重点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借助于圣灵；他们共同认为圣礼是建立在圣道的基础上，即圣礼本身是圣道的表达，并且应当以圣道作为基础。圣灵是施惠者，是我们最直接经历上帝的途径；圣灵的工作又以圣道为媒介和基础——这是古往今来正统信仰一致认可的。

回到当前疫情下，关于圣餐“共时”与“共在”的议题，相比起许多牧者所忧心无法在有形场所共同领受圣餐的限制，其实圣灵在圣餐中的临在，以及圣道作为圣礼的载体，才是我们更需要着眼的地方。尽管无法实体共同领受圣餐的确令人遗憾，但网络圣餐不应就此遭到否决。反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教会肢体各自被隔离的特殊境况下，网络是否仍然能够被使用，成为上帝的道的载体？这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圣灵超越时空的奇妙临在更是不受限于疫情所带来的诸多限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基督徒有了饼杯以及一台电子设备，都可以不受限制地领受圣餐吗？甚至可以自行祝圣？至此，笔者认为，当对圣餐神学性议题有清楚认识之后，余下如何实行圣餐则更多是关于教会论的议题。

笔者认为，圣餐仍然应当在“有形”的教会中进行。在举行网络圣餐时，即便主礼的不是长老或牧师，也应当由信徒所归属的实体教会认可的人员来执行教会圣礼功能。信徒与基督联合，不仅预设了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也预设了信徒与具备真实团契联络的群体共同领受上帝的恩惠，作为基督的身体履行教会的大使命。尽管受疫情所限，信徒个体无法有形参与平日的教会或小组，但他/她仍然需要与自己所归属的信徒群体建立真实的关系——藉由网络或其他可行的方式维持“有形”“真实”的教会团契。尽管圣餐被迫要改成网络方式来进行，但仍然应当按圣经的教导“按理领受”。信徒与教会间仍然应当以可行的方式，维系彼此间相互交待和彼此监督的关系。疫情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即便届时教会能够开放聚会，相比于圣餐礼上的懈怠与疏



忽，疫情时期遵照“按理领受”的网络圣餐岂不显得更为有益吗？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每个家庭的活动空间都受到严格限制，大部分时间必须一家人待在家里。尽管可以举行网上礼拜，但限于各地区、各教会、甚至各家庭的不同情况，有时会难以做到“共时”参与在线礼拜。笔者与一线牧者和教会长执交谈关于网络圣餐议题时，还延伸出“是否能延后观看本教会圣餐礼视频自行领受圣餐”的特殊议题。这困难对于特殊从业人员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十分实际，再度将我们推向在特殊情况下的神学反思。如前所述，在特殊时期下的圣餐议题上，我们更应当着眼于圣灵的临在和圣道作为圣礼的载体两方面要素上。因此，面对无法按时在线领受圣餐的肢体，或许关键问题在于：由专人录制的礼拜和圣餐礼视频能否承载上帝的道？这里答案无疑再次是肯定的。又如前所述，网络圣餐仍然应当在教会的秩序和监督下进行，因此，针对延后观看视频领受圣餐的肢体，教会的职责便是应当安排教会所认可的事奉人员，通过在线的方式陪同领受圣餐，形成教会体制内互相监督和彼此交待的关系。如果能做到以上安排，笔者认为，出于实际困难而无法按时参与网络圣餐的肢体在专人陪同下延后观看视频领受圣餐是可行的做法。

有趣的是，圣经民数记九章9-12节记载，面对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犹太人历法正月十四当天守逾越节的以色列人，上帝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十四日当天，按同样的规定守这一对以色列民族而言至关重要的节期。笔者老家的教会传统也有类似的做法。面对无法在圣餐主日按时前来礼拜和领受圣餐的肢体，主礼的同工会按人数预留饼和杯，主礼同工会为这些饼和杯一并祝谢。而迟延到来的肢体在领受圣餐时，仍应当在事奉人员陪同下，以慎重端庄的心态领受饼和杯。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圣餐作为圣礼只是表达其所“象征”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更为宽松的方式来执行呢？在下面最后一部分，笔者将简短阐述如何理解圣餐作为“象征”的意义。



颇为复杂的定义，但应用在圣礼的讨论上，如果文字尚且只能划定为符号的次生系统，恐怕计算机语言及其所形成的虚拟圣餐包在传递圣餐的意义上更受局限。更何况耶稣设立圣餐时所采用的“符号”——饼和杯——是源于自然秩序，与人类的生存和体验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在圣餐的预备上，笔者并未极端到要坚持严格按照初代犹太基督徒预备饼和杯的方式来预备今天的圣餐，在葡萄酒和葡萄汁之间的差异上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如果将饼和杯转换成计算机上可供点击的电子圣餐包，或如救世军将洗礼改成旗帜下的“募兵礼”，笔者认为此类圣礼与基督教历史中圣礼所承载的意义，二者之间已形成显著割裂。

## 总结

以上是笔者就着疫情之下网络圣餐可行性的一些思考。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圣礼应当是在教会的秩序中执行；笔者尊重不同教会出于各自角度的担忧和顾虑，也认为短暂时期内不实行圣礼亦是可理解的权宜之计。的确，如果教会平日在圣礼上就缺乏教导，贸然地想在疫情时期“按理”领受圣餐，这本是勉为其难之事。圣礼如何成为信徒个人及教会的祝福，这本身与个人或教会平日的预备息息相关。教会牧者不予施行网络圣餐，谨慎将圣餐拖延至疫情结束后再举行，这也是出于智慧之举。但，教会不能按时实行圣礼始终应当是一个缺憾；我们不应将其合理化为“最好”的办法。如若早期教会信徒不冒着生命危险在洞穴中聚会、掰饼且施行洗礼，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或早已荡然无存。

面对特殊处境下如何实行圣餐，我们其实应当祈求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与其等待疫情结束之后再教导圣餐的真理，倒不如在疫情期间就具体计划如何实行。因为圣礼本是基督对教会的吩咐，是命令。意即，如果是命令，我们对果效的顾虑，或甚至对个人“体验”的看重，就应当让位于对如何更好地实行圣礼的积极思考。譬如，按笔者所知，在教会所能负担的限度内，一



重构

## 16 复工复产热火朝天，教会重启举步维艰， 下一步该如何走？

林伟清

### 经济重启下的教会重启

#### 艰难的教会重启

2月中的时候，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恢复聚会遥遥无期，教会准备好了吗？》谈到教会要预备面临至少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不能线下聚会的情况。如今已经过去3个月，大家都看到了：这段时间，虽然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蔓延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令人始料未及；疫情的蔓延使得多数教会到目前为止没有线下聚会。

而现在虽然经济重启，鼓励人员流动，复工复产，但北京及其地方防控进入常态化，在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同时，各国社会也都意识到，大规模的聚集（100人以上）基本上属于高风险活动，要受到严格的管控。或许因为先前有韩国一些教会聚集性事件的不好例证，公众对教会的聚集也有戒备，甚至有不少信徒也会觉得呆在家里比较安全。

在笔者之前的文章里，笔者特别谈到教会要积极使用网络新媒体来开展事工。其实，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即使没有疫情，整个世界已经深度互联网化了。疫情一来，线下完全没有了空间，线上的虚拟空间自然成了最大的禾

场，或许是唯一的禾场。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教会积极地意识到，网络空间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世界；大部分教会，特别是城里的教会迅速调整自己，积极应对，关乎教会事工的几乎所有层面，都被放到线上：线上牧养、线上崇拜、线上祷告、线上门训，以及各种线上专题课程等等。有不少牧者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忙了。

线上的便利的确使人感觉到了效率，但同时也滋生了惰性：线上敬拜不挺好的吗？不见面不也挺好的吗？

可以看见，从外部和内部的角度来说，教会牧者已经感受到，线下重启可能比经济的重启要艰难和缓慢得多。但长时间不见面会削弱信徒间真实的生命相交与成长，带来不好的影响。笔者认为，现在是疫情的窗口期，一方面教会在继续探索、优化线上事工的同时，要开始评估线上聚会的优劣；另一方面，现在是线下聚会最好时机，教会要想办法适当恢复线下小组聚会，包括小组形式的主日崇拜。

## 过去的世界回不去了

疫情初期，许多人期待疫情赶快过去，好能回复到过去的生活。但疫情发展到现在，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过去的世界回不去了；人们开始谈论后疫情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 与新冠病毒共存的世界

虽然我们国家的疫情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每天只有个位数新增案例；但疫情的在全世界并没有减缓的趋势，现在全球每天的新增确诊的人数在增加（附图）；非洲的疫情爆发，正进入冬季的南半球感染人数大幅增长，尤其是巴西；专家担心疫情很可能出现南北半球交替爆发的状态。同时，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涨幅很少，但也不是完全为0，不少人预测今年秋冬还会再次爆发。

到目前这个地步，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短时间消灭病毒已经不可能了；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与新冠病毒共存的世界。新冠病毒会很可能像流感一样，在世界各地定期地爆发。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基本上只有等待接待解药和疫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如果病毒毒株产生变异，那么这个等待的过程就会是相当漫长的；这是我们从人类对抗艾滋病的例子可以看到的。

未来有许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强化应急系统，准备随时应对突发危机；另一方面，把疫情防控常态化，控制人群的聚集、流动。后面一点无疑对教会的影响很大。

## 疫情防控常态化造成实体聚会空间的萎缩

正常的话，如果经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重启，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应该也是如此，因为经济活动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活动。教会的敬拜对基督徒来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只要有线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会有风险；考虑到风险管理，有人就会把教会线下敬拜的重启列为优先级很低的事情。

中国基本上属于低人权社会，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不敏感，国外的教会很早就对此有担心了。“健康教会九标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探讨了教会如何在感受到歧视条款的时候，如何抗命<sup>①</sup>。

中国教会在疫情期间一直很配合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所有的教会活动都搬到了线上。但疫情过后，除了这种在健康安全的意义上对聚会严苛控制的要求外，政策上的倾斜使得教会聚会受到特别关照，目前为止全国的三自教堂基本上很少有开放聚会的，即使开放也要经过层层审查，浙江省两会的公告应该不是特例。

① 在这一点上，国外的处境与国内很不相同；他们需要思考：在被允许聚会的情况下，教会如何为着公共安全的考虑而减弱或暂缓大型聚会。



## 教会如何应对？

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但疫情让我们具体地看到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不确定性极强的疫情形势下，教会如何回应呢？笔者有 3 点看见：

### 第一，定睛仰望教会的元首耶稣，勇敢走出去

新冠病毒超过了目前人类所有对病毒的认知，现在说人类的科学技术最终能战胜新冠病毒还为时过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太多未知的领域。在这个时候，教会最明智的做法是放下人类自己的骄傲，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基督不仅是教会的元首，祂也是万有的主，以弗所书说：“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 1:22b）。

这种确信，好比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中留给门徒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种掌管和同在，不是给静止中的教会，而是给行动中的教会的，给那些遵行耶稣的旨意去活出公义和爱的行动的教会的。

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害怕，门都关了，但耶稣突然站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平安，然后祂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21）。真正的平安不是躲在房间里经历到的，而是走出去面对一个敌对、不安的世界而经历的。

当我们说：“在这场疫情中，神必然会保守祂的教会”的时候，指的主要不是教会会平安稳妥，而是指教会在活出使命、服务世界的时候，会经历神奇妙的保守。“定睛仰望耶稣”，为的是让我们能更勇敢地面对这个不确定、不安的世界；这不是让我们枉顾卫生健康的要求，不负责任地去冒险，而是要我们胜过死亡的恐惧，胜过对不确定性的忧虑，去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事。

## 第二，诚实地评估线上的事奉

从2月初开始到现在6月初为止，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大多数的教会都尝试了不同形式的在线事工，努力去传扬福音、造就门徒的目的。相信许多牧者都感受到了线上世界的好处和潜力，其便利和高效是有目共睹的。但具体的果效如何呢？或许是时候进行阶段性评估的时候了：线上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教会是否尽力探索各种途径了？是否达到教会的目标？信徒的反应如何？信徒的生命是否被建立，彼此间的关系是否增强了？现在有什么瓶颈，该如何突破？等等。本文的后面也提供了一个调查问卷，欢迎大家参与。

根据神给的环境、资源不同，每个教会的评估结果很不一样。但这是一个诚实地评估教会线上事工的时候。

以下是笔者在网络上找到的3篇对线上关系、敬拜事工的调查研究论文，供大家作对比、参考（大家可后台回复：“在线研究”，获取3篇论文）。【预先声明：大家在理解这些论文的结论时，要考虑它们的完成时间、调查的样本甚至个人立场等。】

- » “在线社交关系的质量”（*The Quality of Online Social Relationships*, Jonathon N. Cummings, Brian S. Butler, Robert E. Kraut, 2002），这是比较早的文章，大概是 Google Scholar 上相关文章中被引用次数是最多的。虽然那时候还是邮件的时代，但作者谈到的问题本质跟现在无异。作者得出结论说：网络的方式相比其他建立、维持强关系的方式，并不是有效。在线关系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在线关系的净收益取决于它们是丰富补足还是完全取代线下的社会关系连接。
- » 也就是说，线下关系亲密强的，线上的连接会是丰富和补足；而完全只倚靠线上建立关系的，建立起来的关系没有以其他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亲密。

- » “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的质量：社会关系中多样性和持久性的作用”（*The Quality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Multiplexity and Du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Gustavo Mesch & Ilan Talmud, 2006），这是在社交网络（以脸谱为代表）出现后3年在以色列青少年中做的研究。文章从“亲密的关系应该是整全的、个人化的”出发，通过分析影响社会关系建立的三个方面——（时间）强度、（讨论话题）内容和共同的活动，对比了线上关系和线下关系的质量，指出线上关系相比来说是比较弱和距离远的。
- » “探索线上敬拜者的真实经历”（*Exploring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Online Worshipers*, Matthew Broaddus, 2011），本文对3个在线敬拜者做了深入的个人访谈，试图理解在线敬拜的角色及其带给敬拜者属灵生命的益处。作者观察到在线敬拜有以下的优点：取代线下的礼拜（因故不能参加线下的敬拜）、轻松的环境、渴望连接又想要匿名出现、使用社交媒体与人互动；而缺点有：赞美的时候，参加者大多只是听着，很少开口唱；线上没有办法管孩子；跟教会同工的连接感比较弱。最后，作者根据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研究，结合自己的观察，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主题：1. 在线敬拜中神与人的连接感很弱；2. 在线敬拜比较不礼仪化；3. 在线敬拜更让人关注自己的舒服和便利，而不是生命被改变；4. 在线敬拜更让人想要用科技去掌控敬拜的流程而不是在敬拜中与神交流。

### 第三，继续探索线上，把握时机，寻找各种机会恢复线下

许多教会已经开始线下的活动，不仅因为感觉到线上聚集的疲劳（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有同样的线下聚集疲惫感），而是因为没有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只是屏幕里的互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相交，是更人性的做法。而且所有人都会同意：线上不可能取代线下。那么，现在大概是线下聚会最好的时机。等进入冬天，即使疫情不爆发，我们的政府和一般民众也会比现

在更加谨慎和小心，预计人群聚集将比现在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因此，从现在开始到 10 月份，教会除了继续探索、优化线上事工的同时，要想办法适当恢复线下小组聚会。基于笔者有限的了解，发现教会线下的小组聚集还不是很多，有些可惜。如果现在不能有线下小组活动的话，恐怕就要再等半年了。

那么，线下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当前的线下聚会不是为学习知识，而是为关系的建造。在当下的环境下，至少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目的：

- » 联络感情，恢复因疫情而生疏的关系；比如：一起吃饭、一起运动。
- » 团队建设，解决一些只有线下才能解决的问题。
- » 为未来可能不能再聚做一些预备。疫情前，大家大多是线下聚会；疫情来临时，大家措手不及，只能线上聚会。经过这次演练，将来再次爆发的时候，是否我们可以有些结合，不至于完全变成线下？比如：3 人的门徒小组等。

线下的聚会不局限于周间的小组聚会，也包括小组形式的主日聚会。按着目前的状态，超过 50 人以上的聚会估计都是很受关注的，完全恢复之前大规模聚会的场面并不现实；但二三十人的聚集应该是能做到的，而且二三十人也足够能营造一种集体敬拜的氛围。在当下的处境中，线下集体敬拜至少有两个特别的意义：

1. 这种集体共同敬拜神的场景是所有神的百姓都渴望的。诗人虽然可以在异邦之地仰望神，但他依然渴望和神的百姓到圣殿敬拜；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 42:4）
2. 举行圣餐。对个人在家领受线上圣餐有疑虑的，可以尝试在线下的小组中举行圣餐。详情可见笔者文章中的探讨和建议：《网络圣餐面面观，从更宽广的普世教会视角》

## 总结

人们已经看到，疫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基督的教会并不能幸免其影响。但教会已经走过了 2000 年的风雨，承受了各种严酷的考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主的教会必将安然度过这次危机，不仅仅是生存下来，最终还要发旺兴盛，多结果子；因为教会的生命乃是深深地扎根在死而复活的耶稣的身上，祂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必将带领祂的教会在每个新的时代，不管是疫情时代还是后疫情时代都是一样！

每一次面临时代变革，教会都活在一种张力中，一是敏感于时代新处境，二是持守圣经古旧的真理。在我们的讨论中，这里的张力或许就是在线媒体与实体教会的之间的；什么是虚拟的，什么是真实的？虚与实两者之间的界线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划出，或许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特别需要在圣灵里的深刻洞察与辨识。惟愿主的每一个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服事中，既活出忠心，又彰显见识！

原刊于：6 月 8 日 今日佳音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林伟清，曾是北京一小教会牧师，加尔文神学院道学硕士，神学硕士（纽约方向）。同时也是丈夫和 3 个孩子的父亲。现在国内某神学院服事，个人异象是神学教育和植堂牧养。

## 17 当“神学无用论”成为抗疫显学

邱慕天

因为限聚令，如今许多教会被科技推着向前，被迫展开新型聚会实验。

就像“防疫如同作战”修辞催生的新技术实验性应用，一些“重实务、轻神学”牧会术理论也在这个时期获得声量，像是鼓吹犯错——“我们可以犯错，甚至应该大胆尝错、更多犯错”，引起一些听者朋友反映内心的不安。——也许那不是说者完整的论述，但既然口号化成为极端的修辞呼吁，便有探索真意商榷界线的必要。

我自己和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几位同期校友，恰巧是比较反常的路线，是“先受神学学术训练、再向职场逆推”，他们有的考上律师、去当医生、走表演艺术、变数学老师、英语外教；前期的挣扎适应，或（用留言中的比喻）所谓“剑宗气宗”的磨合，比那些直接进入教会做事的校友更剧烈。

因此听到那些“实务为王”的牧会术理论，像是踏在前线的教会牧师说：

“宁找打滚过职场的人教，也不找只有神学训练的人来牧会”

“神学很好教、实务经验才难取代”

我是十分能够体会那个语境。

### 或许是大头症

过去华神的毕业生就在外面教会圈收到此类风评，像是思维僵化、事事

讲“圣经”，但没有建造社群或做事的能力；不懂处事沟通；症状轻微的“能说不能行”“头重脚轻”，症状严重则成为整个事工模式的拆台破坏者。

身为训练记者新闻写作的编辑主管，从经验角度也会说顶大“新闻研究所”的毕业生时常并不好用。

特别是以前没有实际经验，而研究所又是专作“媒体产业分析”的高材生，则进来后一开始跑不出新闻、写不出东西是很常有；但又由于其学历以及过往训练，容易对基础实务产生轻贱，无法接受自己暂时只能做新鲜人的事情而领新鲜人的起薪、甚或无法承认自己是写得差，被改稿退稿。跟他／她磨稿已经很耗费我心力，其心态的自恃抗拒更是增加人事训练成本。

所以华神校训强调“学术、灵命、事奉”三者并重，确实正确。因为“学术”理论与现场做事的能力和经验的脱节，我真的不如找一个私立大学传院毕业生、或无相关科系背景的年轻人，都更容易育苗。

只是我虽能认清职场如此，却坚信“教会”当是不一样的。职场企管出身的教会领袖，容易把职场企业全部的观念搬来教会，但若部分教会主事者因有这样的经历，就宣扬起“神学无用论”，那便是基督徒应当防备的“实用主义的酵”。

## 教会的方向

上一篇文章（《对新科技挑战的神学省思》）提及“工具主义”的科技观，是让“技术革新应用”各行各业追逐的目标服务。然而若该行业本身失去了真理的目标，“技术革新应用”则只会助纣为虐。例如假新闻、金融衍生商品陷阱、销售术。

因此，不论新闻系、医学系、教牧系（神学系），人文伦理的训练不可或缺：新闻伦理、医学伦理、神学伦理。

高等教育必备的专业训练，是为人的“志业”打下终极价值观。那些“职业精神”与“召命”的塑造、那些广义现代世界观与社会时代的“公共神学”。

讽刺的是，教会作为体现真神“新创”和“救赎”心意的生命群体，居然开始让“神学无用论”成为显学。

恰好个人曾从台湾北、中、南三间有代表性的巨型教会，以及某泛福音派机构、某些高峰会和领袖营，“亲耳”听其领袖牧师“亲口”讲瞧不起神学院的训练，或是认为神学研究无益于发展教会。语境下或以职场 / 社会经验为瑰宝、以管理学方案或心理学为教会组织发展的底蕴，说：

“福音是简单的东西；神学把它没必要地复杂”

“神学只令教会吵架分裂，传福音才能让教会兴旺合一”

“耶稣也没拿什么神学硕士！”

### “事奉”不能作为“灵命”的替代补充品

我说自己是十分能够体会那些话出自的语境。

一来，我并不反对实验、反对犯错，也认为教会要有容错率（being an error-tolerant design），才会是能反映上帝活泼心意的韧性社群。

二来，把神学探索变成“死读教义”的，有一种是好审判断，而且自认掌握真理的（教会边缘）人，事事看不过眼、时时得罪人，能制造却不能解决问题。“神学”在这些人口中，给人一种 bad taste。

三来，更没有人会反对，教会应当在福音使命的催促下同心。

但不幸的是，并不需要任何神学专家插手，而多只要是有心追求“与神建立关系”“探索神的心意”“寻求祂的启示”的信徒，都能感到轻贱神学的牧者底下的教会往往真理根基薄弱、门徒无法得到他们渴望的真道喂养。



有十几岁还没念大学的学生告诉我，生长在那样的教会，一日比一日空虚，如虚度时光。虽然有一群老朋友兼玩伴，然而当想追求“门徒训练”时，教会给的却是“事工训练”。让做更多的事、参与更多的服事；“仿佛只要让手上忙碌，脑子里心里就不会在想那些（有的没的）事”。这些毕竟，都有着“传福音”“兴旺教会”的美名，是有意义的忙碌。

只是时间一久，心灵上的匮乏、服事中真道的迷航，无法掩饰。

### 绩效决定神学，或神学订定绩效？

我们必须自己当心、或提醒一些牧者自身当心，当媒体报导他们的事工、或我们叙述自己的事工，所有的见证全是围绕会堂的“规模”、单季受洗的“人数”、领袖在世上获得的“头衔”，请问：耶稣基督真正在意这些吗？还是人在意这些呢？我们引导基督徒，是让他们在意耶稣基督真正在意的事，还是人在意的那种成功？

“神学无用”吗？某种程度，它是无用，一是前面那种死守教义的无用。不能随着神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伪神学、死神学，那一种的无用。

但还有一种无用，是它不能获致“人在意的那种成功”的那种无用。是将彼得一场圣灵感动的讲道，令 3000 人一朝决志的“有用”，对应司提反另一场震古铄今的圣经神学布道，却当下让他招致群众乱石打死的“无用”。是希伯来云彩般的见证人，奔跑至死“却也没有得着他们所盼望”的无用。是我的神学对这个问题“无用”的回答：

“对这段时间肺部发炎、浸润，没有特效药治疗而经历痛苦死去者的亲朋，怎么跟他们解释，‘你这位神在哪里？’‘祂有什么用？’”

是耶稣基督，至高而全能圣洁的神，竟替世人死在十字架的“无用”。

## 无效的基督无酵的神学

“技术”像是一辆马车，不断地奔驰向前。“效率主义”追求马车奔驰的速度，或者它能够日行千里；“工具主义”驱驰引领这辆马车，服务于人心中的“有用”。

我们的眼光若只放在“效率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有用，没能体察上帝创始成终、在十字架上启示世人的心意，我们也看不到神学有用。

甚至，“教会”可以继承着 2000 年来发展出的基督教文化招牌，仅是因为那招牌上的基督“有用”。只是，当 2000 年前那样一位基督，循着那招牌进入我们教会，祂会认得自己是这间教会的元首、跟随的主、生命的导师、敬拜的君王吗？

当今天耶稣敲着我传道工作办公室的门，说“慕天，我们谈谈”，我是欣喜若狂地惊呼“主啊！你居然来找我，有太多话想要当面和你说！”还是说：

“主啊，教会运作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读你话语读成死脑筋的一堆，我带他们带得好累啊！”“等等我，我们约晚上或明天好吗？你来没有事先约我真的没办法，一会我还要去给同工训练 / 带聚会 / 预备教材。或是你跟来一起观摩，完了我给你十分钟事工导览，了解下这十年我们这群人在你名下做出哪些成果。”

这是个我不时会想到的场景。大概也是因此，从来没有一种事工能让我忙碌、让我真正想要渴求那样被世上肯定的成功。有的永远只是，会在祂敲开门时唏哩哗啦哭得像孩子一样。

原刊于：5 月 26 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邱慕天，神学研究者，曾任《台湾醒报》副总编辑。

## 18 疫情为普世教会更新提供的五大契机

董家骅

疫情是危机，但也带给普世教会更新的五大契机。

### 契机一：再思崇拜和团契的意义

这次的疫情首先冲击到的是教会的实体崇拜。我们决不是要称颂实体崇拜的暂停，而是要藉这机会重新反省：我们平时真的有在崇拜吗？当我们每周来到教会礼拜时，会不会渐渐忘记敬拜的意义不单在于与上帝的连结，也是与弟兄姐妹的连结？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因为某些限制等因素无法像往常一样聚会，这反而使许多教会群体开始反思：什么是崇拜？什么是团契？

当我们无法开展动辄百人以上聚会时，此时化整为零，反倒是重新建立真实连结的机会。

### 契机二：检讨过去对节目和大型组织的过度依赖

其次，疫情的冲击就像门徒生活的一场体检，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过往教会群体的所作所为。如果教会在实体聚集时，并没有培育门徒，那就算运用科技转到在线也是没用。若没有扎实地培育门徒，不论是实体或在线，我们都无法忠心见证福音。



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字媒介来牧养。数字和身体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是兼容整合的关系，因为人还是需要透过身体参与数字活动。

敲下键盘、点进链接、在镜头前发声……这些都是在身体中的行动（embodied acts）。人际链接，透过数字通讯媒介传达出去，的确有“失去宝贵元素”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否定这样沟通中“身体”的参与。

### 契机五：神学思想和信仰实践的更新

回顾教会历史，信仰实践和神学论述是相互影响的，而每次处境的巨大变动，都挑战和更新了教会的信仰实践，也刺激活化了教会的神学思考和论述。

例如，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秩序崩塌之际写出《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在印刷时代开启之际，点燃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莫特曼在二战的冲击下，把焦点从人类的努力拉回到上帝的行动，发展出盼望神学，区分了乐观与盼望的本质差异……

此时此刻，面对 COVID-19 的疫情冲击，或许普世教会正要迈入另一个神学思潮和实践更新的黄金期。

原标题：《重磅回应！港台牧师再思新媒体牧养的契机和转变！》

原刊于：4 月 29 日 今日佳音

作者简介：董家骅，台湾石牌信友堂牧师，世界华福中心候任总干事。



“连线”，地域界限消失，地方堂会转变为“全球化堂会”。有网络的地方，就有等待联结的受众。香港有数间神学院开始网上课程，吸引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华人信徒，而且报读人数急升。

## 转变二：由否定到善用

笔者认同安平牧师所言，华人教会领袖常有的“观念误区”是悲观（异化论）地看待新媒体。疫情驱使大多数教会放下否定新媒体的心态，务实地学习运用新媒体来弥补不能实体聚会的缺口。不同地区疫情不一样，但在线聚会将会持续一段时日。即或可以实体聚会，将来仍会因为风暴、暴雨、山火、地震等因素暂停实体聚会，也会有少数信徒患病与行动不便，不能参与聚会。实体聚会，辅以在线直播，很可能发展为聚会的新常态。

笔者理解新媒体只是“承道之器”，只是工具而已。面对及应用工具，领袖要了解其特性，加以善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宜不假思索地全面拥抱，乃要怀有“既批判亦善用”的态度。正如传播学大师 Marshall McLuhan 提醒我们：“我们去塑造我们的工具，但同时须要留心，我们的工具也会塑造我们。”新媒体只是教会向世界呈现的面相之一，并非教会全部；重要的是教会的真实内涵，而非浮夸的外表包装。

当我们运用这些工具时，我们要留心，不要让新媒体成为“主人”，反过来主宰教会的事工价值。例如有位姊妹分享，教会重视 Zoom 教学，却少了个别关怀。牧者花多时间忙于预备在线崇拜，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思考教会经疫情后应有的改变。

## 转变三：由虚拟到真实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 Sherry Turkle 写了两本书，中文版分别名为《群体性

孤独》（*Alone Together*）及《重拾交谈》（*Reclaiming Conversation*）。书中揭示了网络年代很多人包括牧者与信徒已经不太懂得如何与他人面对面沟通。疫情下，我们为了公共卫生被迫暂停聚会，保持社交距离。在线交谈当然不能取代面对面倾谈，两者做比较也没有意思。

《约翰二书》一章 12 节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把这节经文应用在当下场景，可以这样理解：“（牧者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不愿透过 Facebook、WhatsApp、Line、微信等跟你们说，我盼望待疫情过后，能到你们那里，与你们面对面交谈，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在线与线下必要结合，教牧不能只重节目收视率，却忘了安平牧师所言的“关系化和体验化”。

## 结语

华人教会要合情合理看待新媒体,不将之偶像化,也不妖魔化。网络世界,需要我们的信心参与,哪怕过程中出错,也是必经的成长之路。教牧与长执要放下控制的心态,勇于尝试与犯错,就能达到安平牧师分享的“不断进化,回归本质”。

原标题：《重磅回应！港台牧师再思新媒体牧养的契机和转变！》

原刊于：4月29日 今日佳音

作者简介：胡志伟牧师，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 20 暂停还是快进？ ——再思后疫情时代的教会与新媒体

安平

我三月中讲座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线上聚会很可能会成为教会的新常态。一个月后的今天来看，对此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异议。

从被动层面讲，疫情本身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使政府更有理由限制大规模的、较多人数的聚集，当然包括教会。这是可预见的，也是正在发生的。从主动层面思考，教会出于公共责任和“爱人如己”的诫命，也不应急于“复工”。当然不复工不等于不作工，牧者同工普遍反映这段时间事奉反而更加忙碌。

从积极层面看，我也相信很多教会和机构因为疫情而真正全面深入地开展新媒体事工，体会经验到其中益处，未来将会更加积极思考和推进。也不再把线上和线下对立起来看，而更是一种叠加与融合。过去我们常说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可能以后这个比例会改变，甚至很可能是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动态平衡。线上聚会将会成为教会的新常态。

### 新常态下的新契机

之前提到中国大陆有些教会前几年因为大环境的原因，不得不化整为零，也因此开始较多使用新媒体，培养小组长，重视家庭崇拜，以至可以相对从

容面对这次疫情。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教会面对疫情发展有充分预备，也有多套预案，可以根据疫情的发展主动调整。有预备就不太会害怕，也就不会太拒绝。有些教会虽然线上聚会时间不长，但在崇拜、主日学、团契甚至线上团体活动包括游戏等等都已经有很好的指导和案例，可见其平时的学习能力就很强。教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就可以更快适应情势的发展，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2018年1月，我们推出了网络宣教课程，让我惊讶的是第一个邀请我分享的居然是中国大陆一群盲人传道人。因为他们更深体会新媒体、新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便利，使他们透过新媒体连接起来，在QQ群、直播室里开展团契、关怀、牧养和宣教。相比之下，我们拥有的东西、掌握的资源太多，对新科技、新媒体的敏感度反倒不高，大都只停留在“消费”的观念和层面，没有真正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索。这次疫情使我们大家的行动都受到了限制，希望也能够成为一个让我们更加深入认识并体验新媒体的契机。

我们必须重视新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反映的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这场革命的前奏和序曲之中。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想象，不用太乐观，也不需太悲观；不要急于判断，也不要急下定论。甚至，很多时候也不要急于平衡。

我们往往期望在神学教义和教牧实践等各方面都考虑得周全，追求一个所谓的平衡，但这是不现实的，无法马上就能达到平衡。或者说平衡的话，我们可能过去在这方面亏欠得太多了，现在需要透过补课，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平衡。我们要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积极开拓。

## 网上洗礼是否只是技术问题？

4月5日我们教会网上守圣餐，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当时有一个非常特

别的感觉，就是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联合起来了！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教会都在线上，我们透过网络，大家真的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跟以前在教会里守圣餐很不一样。

关于网上是否可以守圣餐，一开始我们会认为是神学和教义的问题。今天看来很可能更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疫情拖得时间一长，争论就没有了。现在大家关心的是网上洗礼的问题。当然洗礼基本上是可以多等等的。但是我在想，如果说网上圣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的话，网上洗礼会不会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我不能再多讲，再多讲可能就被打成“异端”了。我只是给大家抛出这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思考。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对未来科技的发展还缺乏足够的想象力。邱慕天最近有篇文章，其中有从区块链的角度来思考网上圣餐，很有意思。相信我们如果对这些新科技、新媒体多些认识和了解的话，也会启发促进我们的神学思考。

到目前为止，据说还有 1/3 的美国教会没有实行网上圣餐，而中国大陆很多教会都已经做了。如我所说，可能主要也是个时间问题。有些事情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教会是坚持不在网上守圣餐的。对于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也不要嘲笑他们“食古不化”。比如我们今天看阿米什人，一般不会嘲笑他们，更多的反倒是欣赏跟尊重。

我们华人普遍崇尚实用主义，难得有一些真正坚持得住的。他们的坚持，对于快速变化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提醒。

### 新科技之下，谁是第一宣教对象？

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新科技、新媒体当成工具而已。当我们把它当成工具看的时候，很容易就以为我们是主人，以为我们可以掌控这个工具。实际上我们被科技、被工具塑造的可能性更大，成分也更高。当然也不要“不是

主人便是奴仆”，从而将其当作洪水猛兽，甚至邪恶化，妖魔化。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包括教义和神学的研究。今天的新媒体则带来一个深度体验性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很大的一个塑造，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被工具塑造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工具。就拿今天广泛所用的 Zoom 会议软件来说，疫情之前，Zoom 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用的视频会议软件，这也是由它主要的目标客户、主要营收来源而来的定位。可是因为疫情，Zoom 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所有人的社交媒体。这对一个商业软件来说是一项壮举。Zoom 的创办人袁征也承认，“我们现在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产品，从而给我们带来了设计这个产品时没有想到的各种挑战。”换言之，用户各式各样的玩法已经使 Zoom 必须重新思考、定义它未来的发展。

过去我们写文章，第一读者是编辑，编辑看得上才有发表的机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第一读者变成了搜索引擎。一篇文章的关键词和标签等等如果不能被搜索引擎看到的话，基本上这篇文章就没有传播性。今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万物皆媒体，高科技产品越来越智能化，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些产品本身。当教会大量并一直使用 Zoom 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促进 Zoom 来思考怎样能够更好地服务教会；甚至以后可能推出教会版、学校版。

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认知和态度，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因应新科技的发展。

## 神学院是否重新洗牌？在家教育会不会是下一片蓝海？

袁征在一篇访问中曾提到他的一个畅想。他说，在 2035 年他希望 Zoom 有三个功能。“第一，在全球任何地方点一下 Zoom 就可以聊天，你可以讲

你的语言，我听我的语言，实时的没有语言障碍；第二，通过 Zoom，握手和拥抱都可以感觉到；第三，开会的时候，你在泡茶，我也可以闻到香味。”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今天线上聚会的很多缺憾都将被补足。而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也是多么值得期待的一个场景！同样，也会对教会的形态和宣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5G、AI 的发展将会对传播领域带来巨大改变，也会对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有人开玩笑说，不管你念哈佛、耶鲁还是社区大学，现在我们都在 Zoom 上大学。大规模的线上教育不仅会对教育模式带来改变，也会对教育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

台湾大学的孙志鸿教授最近有篇文章也提到这点。他认为，“以后很有可能学校老师会从这个课堂教导的繁重任务，转化成从旁辅导学生学习的生命导师的角色。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网络上大量免费的、优秀的资源，打破城乡与贫富的差距，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不再遥远。”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对教会而言，我觉得实际一点讲，神学院一方面未来可能会因此而重新洗牌；同时，在家教育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积极前景，可能也会帮助很多中国基督徒家庭走出子女教育的困境。

## 教会是不是媒体？网络宣教士需要装备吗？

我三月之前那篇文章发表以后，也有一些质疑和批评。其中有一篇甚至有两万多字，我们公号也赶快转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认真严肃地讨论，而不只是简单地反对。我在文章中提到一般教会对新媒体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就是“悲观”，担心偏离本质，乃至异化。这也正是这篇批评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当然不否认这种可能，但问题是你如果不使用、不参与这个塑造过程的话，它一定会异化。只有你积极主动去参与，才有你的分。

还有一篇比较正面的回应文章，但还是从“工具论”和“辩证观”出发思考的。我更倾向于“本体论”，即：教会即媒体，教会就是最大的媒体机构。关于这一点，也引起一些争议和质疑。不过主要是对“教会”和“媒体”的定义理解差异造成的。

其实，“教会就是媒体也是信息”这个观点不是新鲜事物。20 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基督教传播学者 James F. Engel，也正是恩格模式（Engel Scale）即“属灵决志进程标志”的发明人，在他的代表作《当代教会传播》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并就教会与媒体的本质关联有详细论述。我的观察则认为，媒体是教会的天然属性，也是教会功能的体现。新媒体的“人人皆媒体”，则把教会的媒体性彻底地激活并充分展现。教会是最大的媒体机构，宣教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通常我们讲网络宣教的时候，常常以为就是朋友圈发句经文，转发文章而已。这样做当然很重要，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我们用宣教的高度来看，其实宣教士所需要的态度和装备都是一样的。宣教要过语言关，那我们熟悉网络语言吗？愿意花时间学习吗？宣教也要过文化关，认同关。当年到中国做宣教士，很多西方人穿汉服可以，梳辫子这关就过不去。连戴德生妻子玛利亚的监护人，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但就因为这个不愿意玛丽亚嫁给戴德生。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不屑于网络文化的浅薄与碎片，因此真正能在网络上做宣教士的几乎没有。因为我们轻视，没有用宣教士的精神去认真看待。

## 不可避免的教会的公共性

新媒体不仅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2014 年底，我提出了“基督教的公共传播”这一个概念，我当时的观察是：“近十年来，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对社会各领域产生了巨大乃至颠覆性的影响，对基督教传

播也不例外。我认为，其中最大最深远的改变，不在工具平台或形式生态，而是新媒体的应用使基督教传播扩展到了巨大的公共空间，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为基督教传播进入社会主流带来了极大的机会，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五年后的今天，这一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把教会的媒体性彻底激活并充分展现，同时把教会的公共性更充分展现。

与欧美的基督教社会相比较，基督教自景教入华以来从未主流过，当代的本土基督教会都是近一二百年内重新扎根，历史非常短、社会影响力有限。公共神学尚属新鲜事务，对职场领域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对话、牧养。我们对更新和转化结果的期待和美好愿景需要降低一些或者说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精力放在除草，搬石头，赶走飞鸟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多地投入，并心存忍耐。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公共”“公民”这些字眼对于中国社会、甚至华人来说，都还是模糊不清的概念。这场疫情让全社会都切肤之痛地体会到，我们内心也必须承认：公共事务不只是政府的事务，而是关乎每个人生死的事务。身为共产党员，据说也去过教会的李文亮医生所说一句名言：“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公共责任不只是乖乖地待在家里，而是勇敢地喊出“假的！假的！”是艾芬医生的“早知如此，老子到处说”，更是方方日记，每一个人的朋友圈。这是包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要上的必修课。

媒体性加上公共性就等于公知。所以我们看到一大批企业家、甚至演艺体育明星成为公知，意见领袖。影响力扩大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是牢狱之灾。但不发声、不参与的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雪崩时，也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牧者、每一间教会都要面对，都要深思。另一方面，甚至需要做好面对更大逼迫的准备。





##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当然，疫情终将过去，亦或长期共存。这个世界会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科技发展的趋势是可以预测的，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有人说这场疫情给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这场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太大太深，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的时代了。在我看来，可能不是暂停，而是快进——让我们一下子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奏进入了第一乐章！

也有人说这次疫情使全球化这个“巴别塔”坍塌。在我看来，疫情让我们更真实地体会到地球村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看到谎言和仇恨将人们隔离；经济上、政治上大家忙着脱钩、甩锅。然而科技的发展却将世界更加紧密相联，那人类的心灵又要由谁连接？

未来很明显，产业链、全球化在重构，世界秩序在重构，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重构。教会也是。基督徒和教会也在反思我们的崇拜、牧养、宣教、神学和事奉。五百年前与印刷术相伴的是一场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宗教改革，而今天的新媒体比印刷术厉害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需要更前瞻、更积极、更有开创精神的态度勇敢迎接。未来十年或许经济上会比较难过，社会也可能会充满动荡，但是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他在凡事上掌权，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寒冬；

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奔向相反的方向！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以这段话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这段话用在今天更是恰当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时代的工人，合用的器皿，不浪费这场瘟疫，不辜负这个时代！

本文根据作者4月和5月的两场线上讲座整理而成，经作者审定，有所增删。

原标题：《深度 | 暂停还是快进？——再思后疫情时代的教会与新媒体》

原刊于：4月16日 今日佳音

作者简介：安平，普世佳音新媒体宣教机构执行主任、宣教牧师。长期以来专注于新媒体事工的开展、推动和研究。

# 附录

暂停还是快进



## 晚清时期鼠疫的历史反思： 基督徒为了什么而存在？

陈智衡

疫症在历史中，时常突然出现在人类社会。在现今医疗科技发达的社会，疫症出现往往令人束手无策，更何况昔日卫生意识薄弱的中国社会。在晚清末期，无论在东北地区，又或彼此相连的广州与香港都曾爆发鼠疫，而且死亡率相当之高。当时不同地方政府、教会组织或基督徒所作的，都值得今天共同反思参考。

### 一. 粤港鼠疫

1894年3月广州出现鼠疫，这次鼠疫传播幅度影响广东省各地及英国殖民地香港，在数月间就超过十万人死于这次鼠疫症之中。<sup>39</sup>当时《申报》于4月15日有此报导说：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落，无有蔑有，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户口寥落，不满百家，旬日之间，竟毙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恐致传染，咸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盛矣。<sup>40</sup>

之后不久，广州爆发疫症的消息广泛传开，并且快速向外扩散。多个地区出现感染和死亡个案后，不少人都人心惶惶。《申报》于5月7日报导说：



关部门清洗华人聚居的地方，当时集中清洗的地方是太平山区，而其中有份作这样决定的人是首位华人牧师何福堂的儿子何启医生。<sup>47</sup> 港英政府启动中央集权式的防疫政策，并即组成 300 人的轻步兵搜查太平山区的华人，把有疫症病征的人送到指定的隔离医院。步兵团负责把匿藏病患找出来检查、以及在楼宇和渠道洒上药粉消毒，他们必要时更可以把病患家中物品烧毁。此外，他们亦可把屋内所有住户迁出，让洁净局人员消毒后方可回家。可是，当时不少英籍的步兵团成员都相继感染疫症及死亡，加上有其他国籍的人也失去生命，这就更让港英政府确定要坚持强硬手段来防疫。然而，因着官员强硬执行职务，结果做成华洋文化冲突，华人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于是港英政府派出炮艇在太平山对出的海面上示警。那些对英国人充满恐惧及不满的华人，因听信谣言——港英政府会对他们不利，故此 5 月至 6 月期间，就有 8~9 万人偷渡离开香港到广东省去。<sup>48</sup>

当时伦敦传道会的雅丽氏纪念医院和那打素医院位于太平山区旁边，因着位置与当局的清洗行动而易受影响，故此把医院关闭，改为临时收容所，接收因疫症无家可归的基督徒。至于原本医院的医生、护士及医科生，则派往政府于坚尼地城成立的“坚尼地城玻璃厂医院”医治病患。根据传教士简里医生（Dr. James Cantlie）记载说：

医学生自动响应参与雅利氏医院管理下的疫病医院工作，在疫病威胁的可怕情况下，亲友多死于此病，居民纷纷逃出疫区，病房尽是染病的人，个个死亡，无一幸免，而他们仍在病房负起书记及男女护士等工作，忠于职守，这些英勇事迹是前所未有的。<sup>49</sup>

除了他们之外，到医院参与服事的还有其他传教士、教师和牧师，这包括伦敦传道会的戴维斯小姐（Ms. Helen Davis）、圣公会的钟斯小姐（Ms. Jones）及意大利婴堂的修女亦参与其中。<sup>50</sup> 当时道济会堂的王煜初牧师也到医院探访、慰问及传福音，传教士对王牧师在疫症期间仍到医院服事，予以高度赞扬。<sup>51</sup>





线及客运车站向外扩散。当地政府立停止往北京的铁路。<sup>61</sup>

那时最后一班从沈阳往北京途中的火车怀疑载有疫症病者，当局立即把火车截停，并且原车折返，以阻截疫症传入北京的可能。火车回到沈阳后，随即把健康者和感染者分开。当时担此重任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医疗传教士嘉可颂医生（Dr. Arthur Jackson）。<sup>62</sup> 逐列车载有 478 人，政府征用大型客栈作为隔离和检疫之用。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为了防止有人逃走，派卫兵防止他们逃走。这次隔离检疫的过程中，嘉可颂医生亲力亲为，反而常叫助手与病患保持距离，最后他亦感染疫症而离世。<sup>63</sup> 对于当时嘉可颂离世的震撼消息，非基督教的报刊曾对他这样的评论说：

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已做了数千年前耶稣所做过的事情。

他为我们国家而捐躯，实际是履行了为拯救世界可以献出自己生命的基督的生活准则。

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坚信基督教为了拯救他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伟大信仰；嘉可颂医生并非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崇高的道义，虽死而犹生。

他遵循上帝的旨意，为人类而牺牲；他来到中国要去做一位医学院的教师，但是，他为了拯救他人而献出了所学的全部知识；他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结束，他的死也不会有损于他的事业。<sup>64</sup>

嘉可颂医生的离世，使很多人都知道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有传教士主动担任管理隔离营的任务，发挥了防疫管理的重要一环。<sup>65</sup> 当时感染者由发病到死亡只是数天，有些交通要道的村落，整条村的村民染病而遭到灭村。很多村镇拒绝外人进入，各家各户不敢出门。要外出的都捂着大口罩快速行走，基督教会也停止了的崇拜等集体性的聚会。爱尔兰长老教会传教士倪斐德



人员流动，也没有统筹医疗资源及行政部门来应对疫情。当人与人的接触继续频繁的时候，疫情就因此而快速向外扩散，感染的地区和人也越来越，因疫症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

至于东北地区，当地政府意识疫症的严重，他们让医疗专家担任重要角色，政府更统筹行政及军队等配合。他们除了以封锁交通来限制病患的流动外，亦把确认和怀疑个案隔离，而隔离的地方往往是远离民居，这就有效控制疫症。至于港英政府，因深知欧州黑死病的恐怖，他们也让医疗专家担任重要角色，并且统筹各部门执行不同的防疫政策，以强硬手段来应对疫情，派出军警寻找匿藏的隐形患者，并让军警驻守隔离营防止患者逃走，杜绝小区进一步爆发的可能。纵使这可能会得罪华人，导致大量华人离开而失去劳动力和经济力，甚至可能影响与内地政权的关系，但港英政府在这抗疫的事情上却没有手软。因港英政府深知要对住在香港生活的人，要为他们的生命与健康负责，加上香港是一个转口港，有很多船只来往不同国家地区，若不尽快处理好疫症问题，别国就会封香港的关，对香港的人和货作出诸多阻挠。无论昔日和今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历史观之，东北和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比广州政府更胜一筹，不知今天政府又是否懂得以史借鉴？

## 2. 教会停止聚会的牧养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症，教会并没有以“不可停止聚会”来坚持恒常聚会。在非常时期自然需要非常处理，教会为了避免信徒感染疫症的可能，自然会暂停学校和教会的人群聚集，这是对生命负责任的表现。恒常聚会虽然停止，可是不代表彼此不联系。而且作为教会领袖，亦会想办法让信徒在艰难日子继续得到信仰上的鼓励与支持，例如伍赖信牧师在这情况下仍施行圣礼就是有此用意。在十九世纪末，自然不会出现今天教会正推行的网络崇拜及团契，当时牧者必然是以传统方式举行圣礼，并且必然相当谨慎和小心，大原则仍然是避免疫症透过教会群体网络扩散。

随着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近来开始出现有关网上举行圣餐的神学



需要而被忽略的人，给予他们安慰，与他们同行。今天，这些事情也在发生中，不少基督徒以自己的知识、训练和脉络，在不同的领域帮助有需要的人。眼见政府对不少弱势群体及有需要人士所提供的协助不足够时，这些基督徒纷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采取自救互救的行动。他们的无偿付出，为的只是实践基督信仰。相信他们作所的，正如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他们定必会被上主记念的。

刊于：3月17日 寻求你面

作者简介：陈智衡，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神学研究部助理教授。

## 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与公共崇拜

John D. Witvliet, Noel Snyder, Maria Cornou, Chan Gyu Jang

新冠病毒给全世界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隔离，本文透过反思历代教会对流行疾病的回应，盼望能带给我们安慰。

本文搜集的资料讲述了教会和流行疾病的故事，这些故事既让人绝望也充满盼望，既有折磨人的不堪痛苦也有鼓舞人心的牧养变革。这些是历史学家、编者和作家留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很高兴能跟读者分享这些历史记录，也期待在未来能继续更新。

在按历史发展的时间线阅读时，请留心以下几个主题：

- 塑造教会来信靠这位充满爱的上帝
- 从诗篇获取必不可少的属灵亮光
- 基督肢体之间的团契和彼此扶持安慰
- 公祷和私祷，看重真诚的哀歌和发自内心的感恩
- 公共崇拜的重要性，透过公祷，讲道，诗歌，洗礼和圣餐，来回应危机时刻的特殊需要
- 教牧领袖共享经验，在圣灵的感动下教导和学习，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要操练去中心化（de-centered）。基督信仰的智慧，历经许多个世纪，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显出不同的宗派传统。从跟我们相差甚远的历史和文化处境中，我们能学习很多东西。这实在是基督徒谦卑美好品德的彰显。

我们要特别感谢回应者 John Ross 提出的观点：在文中列出的流行病中，

当时的基督徒并未像我们一样能发现并明白疾病传播的原理。我们为科学发展感恩，让我们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彼此和上帝所爱之世界的爱意。

### 塞浦路斯瘟疫，主后 250–270 年

迦太基主教 圣塞浦路斯（主后 200–258 年）

塞浦路斯疫情爆发于主后 250 年受难节期间，首先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第二年蔓延到罗马，最终到达希腊和希腊以东的叙利亚。这场瘟疫持续了近 20 年，峰值时期，罗马每日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人。造成这场瘟疫肆虐的原因是罗马帝国战争不断，主要由边境入侵引起的：日耳曼部落入侵高卢，帕提亚攻击美索不达米亚。干旱、洪水和饥荒让百姓民不聊生，帝国统治也因骚乱而政权不稳。迦太基主教圣塞浦路斯评论说，这就像世界末日……这次灾难因他命名，因为后世主要从他的第一手观察记录了解这次瘟疫。在著作《关于死亡》（*De Mortalitate*）中，圣塞浦路斯详细记载了此次瘟疫的可怕细节。

——John Horgan，“塞浦路斯瘟疫，主后 250–270 年”，古历史百科全书

### 塞浦路斯瘟疫，主后 250–270 年

亚历山大主教 狄俄尼索斯（死于主后 265 年）

主后 260 年，在第二轮瘟疫大爆发期间，狄俄尼索斯写到：“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兄弟都展示出了无尽的爱和忠诚，不考虑自己只为他人着想……护理和医治别人。”在书信的后半段，他指出那些没能得到这种照顾的人情况是何等凄惨。他写到：“在刚发病的时候，（健康的人）遗弃病患迅速逃离他们最亲密的人……以防止这种致死瘟疫的转移和传播。”

——Stacy Craig，“让我们传播互助而非瘟疫”，阿什兰日报

## 黑死病，意大利，1348 年

锡耶纳的凯瑟琳（1347–1380 年）

锡耶纳的凯瑟琳出生于 1347 年，根据作家小查尔斯·米（Charles L. Mee, Jr.）的描述，“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年，一种跳蚤跟随黑老鼠进入了意大利墨西拿港……这种跳蚤携带大量的芽孢杆菌鼠疫病毒。”老鼠、跳蚤和芽孢杆菌带来了有记录以来最可怕的瘟疫。从 1348 到 1350 短短的三年间，黑死病夺取了冰岛和印度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年幼的凯瑟琳竟然存活下来。锡耶纳的凯瑟琳活了下来——并且积极帮助他人——在人类历史最具毁灭性的瘟疫中。

——“黑死病”，今日基督教

## 黑死病，英国，1348 年

诺维奇的朱利安（1342–1416 年）

诺维奇的朱利安生活在动荡年代，当时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第一轮瘟疫爆发时，她才只有六岁。圣朱利安堂旁边的道路就是用来运送感染瘟疫而死的尸体，小朱利安一定听过运尸车经过的声音。英法百年战争在 1337 年爆发，同年两国教皇分裂，互相怀疑指责对方是敌基督。饥荒和牛病加速激发了农民起义，约翰·威克里夫和他的同伴——就是罗拉德派信徒，被宣告为异端。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烧死埋在了朱利安教会的后面。朱利安一定知道当时的惨况。如此动荡的年代，朱利安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意象，她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上帝给基督徒的信息。

——“诺维奇的圣朱利安”，新世界百科全书

延伸阅读参考 Amy Laura Hall 所著的《嘲笑那恶者：透过诺维奇的朱利安看世界》



## 黑死病，苏黎世，1519 年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1484–1531 年）

1519 年八月黑死病在苏黎世爆发的时候，慈运理正在温泉修养。尽管他当时因事工精疲力尽，但瘟疫爆发后，他马上赶回了苏黎世牧养感染者。很快他自己也被传染，病入膏肓。但他还有工作尚未完成，慈运理后来康复了。著名的疫中之歌，记录了当时他对上帝的信靠和后来病得痊愈的喜悦。

——“黑死病感动慈运理创作疫中之歌”，今日基督教

## 黑死病，威登堡，1527 年

马丁路德（1483–1546 年）

1527 年八月瘟疫袭击了威登堡，众人因恐惧纷纷逃命。马丁路德和他已有身孕的妻子卡塔琳娜决定留在他们所爱的城市，照顾感染人群。尽管当时马丁路德的其他家人都要求他们逃离威登堡。但路德决定留下来救助那些感染者。他总结说，那些惜命逃走的人并没有错，只要有信心更强的人留下来照顾病患。

在这段充满未知和面临巨大挑战的日子里，路德给约翰·赫斯和在布雷斯劳的信徒写了一封题为《一个人是否应该逃离致死瘟疫》的信。

——Grayson Gilbert，“马丁路德和他在黑死病期间伟大作为”，神道（Patheos）

## 黑死病，日内瓦，1542 年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年）

在加尔文担当牧职期间，日内瓦曾经五次遭受瘟疫威胁。第一次疫情爆

发是在 1542 年，加尔文个人蒙引领去探访一个感染瘟疫的家庭。明知此举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该城市的长老们为了阻止他这样做而施加干预，因为他们坚信加尔文的领袖角色是不可缺失的。牧者们在加尔文的领导下照旧继续着英勇无畏的服事，他们述说着许多人归信的喜乐。许多牧者们因此而失去生命。而很多人并不了解，加尔文私下里在日内瓦和其他瘟疫肆虐的城市中继续着牧养关怀事工。

——格莱·柏雷，“在瘟疫时期事奉基督”，里高尼尔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

## 天花传染病，普林斯顿，新泽西，1758

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1758）

约拿单·爱德华兹，在初次担任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校长期间，于 1758 年就《耶利米书》28:16 讲了一场新年布道，题为（“今年你将死去”）。当时新泽西的普林斯顿正经历着一场天花传染病的侵袭。他后来注射了预防针，结果两个月后就去世。爱德华兹曾经有一次在他一场题为“光阴宝贵，爱惜为念”（1734）的讲道中说：“吾辈当极其珍视时间，因无法确知其能否延续。吾辈唯知时光短暂，却不察其究竟何短……”

——“当瘟疫临到：以往世纪的教牧关怀”，罗格学院出版社

## 霍乱，伦敦，1854

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

作为一名年轻的乡村传道人，查尔斯·司布真仰慕那些在 1665 年伦敦大瘟疫（鼠疫）中留下来照顾病人和濒死之人的清教徒牧者们。在 1854 年秋季，这位在伦敦新公园大街教堂刚刚就职的牧师，在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爆发之

际，牧养着位于河对岸的宽街社区的会众。司布真如何就此做出回应呢？1）他以本地事工为优先。2）他调整了聚会，但坚持聚会。3）他关怀病人。4）他对新增的福音布道机会保持开放。5）他将生命全然交托上帝。

——张乔福，“在霍乱爆发时向司布真学习的五个功课”，福音联盟。

## 1918–1919 年大流感

### 北美基督教改革宗教会

在这场瘟疫流行中，本州下令禁止社交和宗教聚集活动，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杂志《旌旗》（The Banner）呼吁读者们“迫切祷告使禁令尽快解除”以使教会重新开放。该刊还建议若干“从此神圣护理中所学功课”：当受限而失去自由聚集机会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教会领受的恩典”是何等宝贵：“与上帝百姓团契”，“圣徒相通”，这些或许能使教会对上帝的委身得以更新，并且比我们以往能更好地“欣赏宗教作品”，因为当人们不能来教堂聚会时，就会转向这些资源。

——1918–1919 年大流感和“无聚会礼拜天”，加尔文大学 Heritage Hall

## 核战争威胁面前的群体癔病

### C.S. 路易斯（1893–1963）

1948 年，路易斯写了一篇题为“论生活在原子时代”的文章。在文中，他谈到他当时代的大多数人针对核战争威胁的焦虑……这是严肃而合理的担忧（在他所处的时代），路易斯写道：一方面，我们对核子炸弹想得过多。“我们要如何生活在一个核子时代？”我很想回答：“何必如此？既然你曾经活过了 16 世纪伦敦几乎每年都免不掉的瘟疫，又既然你活过了来自斯堪的纳



## 注释

( Endnotes )

1. 这是美国荷兰裔神学家 Louis Berkhof 为圣礼下的定义，见 李健安：《简明神学 Q&A》，第三版（Selangor：福音文化中心，2011），页 197。
2. 同上。
3. 钟百恩著，杨基译：《加尔文论崇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页 112。
4. 卡尔·楚门著，王一译：《路德的人生智慧》（上海：三联，2019），页 176-7。
5. 卓俐著，刘凝慧译：《建构崇拜：平衡圣经与文化的设计蓝图》（香港：浸信会，2017），页 149。
6. 同上，页 146。
7. 因为洗礼并不像主日崇拜和圣餐一样有较为固定的日子，所以，在此笔者主要谈圣餐礼。
8. 卓俐著，《建构崇拜：平衡圣经与文化的设计蓝图》，页 146。
9. 柴培尔著，张怡晨和宋梅琦译：《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South Pasadena：美国麦种，2011），页 385。
10. 钟百恩著，杨基译：《加尔文论崇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页 117。
11. 柴培尔，《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页 387。
12. 比如在线上（即网络上）进行公共崇拜，有人叫好，但也有人质疑这还是崇拜吗？甚至恶言相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有人提出具体的建议，反之，非

常需要)。

13.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1.9
14. 林鸿信著:《系统神学(下)》(新北,校园,2017),页1419。
15. Robert E. Webber, *Worship Old and New*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11-12.
16. 卓俐著,刘凝慧译:《建构崇拜:平衡圣经与文化的设计蓝图》(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17),页61。
17. 韦利蒙著,陈永财译:《牧养,就是回到原点》增订版(香港:基道,2018)。
18. 卡尔·楚门著,王一译:《路德的人生智慧:十架与自由》(上海:三联,2018),页197-9。
19. 关于“在线圣餐”,目前的讨论中,称呼的方式各异;在本文中“网络圣餐”、“在线圣餐”“云圣餐”意思一样,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在线上举行的圣餐仪式。
20. 敬拜礼仪程序比较自由的教会。
21. 他提到有马鞍峰教会和联合卫理公会的一些教会。
22. (1) <https://mp.weixin.qq.com/s/XiAhgVZlDa8Uxm2bRU2eTQ>  
(2) <https://mp.weixin.qq.com/s/jwFwIT4WIPImW8Mf3CmOnw>  
(3)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article/baptism-lord-supper-online/>
23. <https://mp.weixin.qq.com/s/CDTEaD8MvSLG71GckVz1rw>
24. [https://mp.weixin.qq.com/s/pjSmaUpIrb5z0Ll\\_MXYuBQ](https://mp.weixin.qq.com/s/pjSmaUpIrb5z0Ll_MXYuBQ)
2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AyMDYwMQ==&mid=2650822582&idx=1&sn=2e3db2e43a90885733b4477eff4bc650&scene=19#wechat\\_redirect](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AyMDYwMQ==&mid=2650822582&idx=1&sn=2e3db2e43a90885733b4477eff4bc650&scene=19#wechat_redirect)
26. <https://saddleback.com/archive/blog/internet-campus/2014/01/24/take-communion-online-with-us>
27. <http://www.revneal.org/Writings/Writings/onlinecommunionremarks.html>
28. (1) <https://www.umnews.org/en/news/should-churches-offer-holy-communion-online>  
(2) <https://www.umnews.org/en/news/moratorium-study-urged-on-online-communion>
29. <https://www.umnews.org/en/news/both-green-light-red-light-for-online-communion-2>

30. <https://www.umnews.org/en/news/moratorium-study-urged-on-online-communion>
31. [https://mp.weixin.qq.com/s/\\_KFPS5G2OdLgXTQjwVqFFA](https://mp.weixin.qq.com/s/_KFPS5G2OdLgXTQjwVqFFA)
32. <https://mp.weixin.qq.com/s/E1fagCJB5AVLjPSRxa3wyw>
33. <https://mp.weixin.qq.com/s/M6PnN2rgC5YeZmNyrugk0Q>
34. [https://mp.weixin.qq.com/s/ENfkIyivoRY\\_fd65Mq3KOg](https://mp.weixin.qq.com/s/ENfkIyivoRY_fd65Mq3KOg)
35. <http://anglican.ink/2020/03/31/the-church-without-the-eucharist-is-not-the-church-interview-with-john-zizioulas/>，特别感谢 Edmund Saw 的推荐。
36. 这里参考了北美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敬拜事工部门给的建议，尤其是第7点关于“属灵圣餐”的部分。  
<https://network.crcna.org/worship/lord%E2%80%99s-supper-and-covid-19>
37. <https://anglicancompass.com/spiritual-communion-during-the-covid-19-pandemic/?fbclid=IwAR32IC1eJRHkB-ypHY2a2qYdSvA82Kn1DQAnSUwYuedpexvaUR1BNyj2sRE>
38. [https://mp.weixin.qq.com/s/\\_BR2qpnFQeuqk19NQJyDIg](https://mp.weixin.qq.com/s/_BR2qpnFQeuqk19NQJyDIg)
39. 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四期（2005），页80。
40. 〈疾疫盛行〉《申报》（1894年4月15日）。
41. 〈羊城疫势〉《申报》（1894年5月7日）。
42. 〈羊城疫势〉《申报》（1894年5月7日）。
43. 〈佛山禳疫〉《申报》（1894年5月17日）。
44. 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 - 1990）》（香港：中华书局，2018），页108。
45. 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 - 1990）》，页107 - 112；117 - 118。
46. 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 - 1990）》，页116 - 118。
47. 巴治安：《矜悯为怀：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百周年纪念特刊（1887 - 1987）》（香港：该院，1987），页31。
48. 罗婉闲：《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 - 1990）》，页118 - 128。





65.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 209。
66. 马克·奥尼尔著，牟京良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 86 - 89。
67. 马克·奥尼尔著，牟京良翻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 89 - 90。
68. 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张士尊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页 212。
69. 马克·奥尼尔著，牟京良翻译：《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页 90



**普世佳音**  
新媒体传播机构

### 今日佳音 新媒体事工：

原创、精选优质内容，为当代基督徒提供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属灵帮助，促进教会与社会和时代的对话。目前主要透过“今日佳音”微信公号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每天发布。

### 每日箴言 灵修事工：

由资深牧师及圣经学者撰写，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播和出版发行。中文版已有 30 年出版历史，现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呈现，逐步推出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内容，并大力推动本土化的创作。

### 游子新歌 出版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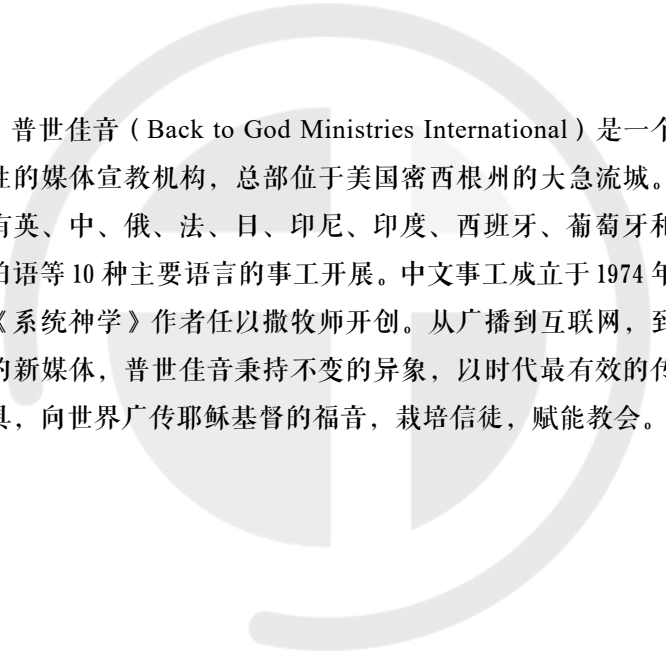
针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主要障碍和误解，本丛书以客观的事实、严谨的态度和轻松的表达方式，详细阐述基督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宗教、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陆续出版中。

### 话语论坛 研讨事工：

为推动新媒体事工的发展和联合，促进主内媒体机构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台湾、北美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定期举办专业论坛和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与众机构和教会分享。

### 网路宣教 培育事工：

透过创作比赛、营会等各种形式来发现、激励、培育主内各类文化生产、神学研究及网络宣教人才，并编写录制相关培训课程，供神学院和教会主日学使用。



普世佳音（Back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是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宣教机构，总部位于美国密西根州的大急流城。目前有英、中、俄、法、日、印尼、印度、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语等 10 种主要语言的事工开展。中文事工成立于 1974 年，由《系统神学》作者任以撒牧师开创。从广播到互联网，到今天的新媒体，普世佳音秉持不变的异象，以时代最有效的传播工具，向世界广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栽培信徒，赋能教会。



# 2020

新冠疫情将全球教会一下子“逼”到了线上，这前所未有的改变迫使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重新聚焦！

本书汇集中、港、台和北美牧者、神学研究者 and 媒体人对此议题的精彩分享。有对趋势充满洞见的前瞻，有基于实践的积极探索，也有神学的深入思考，和对教会重启的宝贵建言。在为普世华人教会提供重要参考的同时，更见证时代巨变，启发你我踏入未来，向着标杆直跑！

责任编辑：慕溪、飞登  
封面设计：春花灿烂

NOT FOR SALE

ISBN 978-1-7327390-5-5

9 0000 >



9 781732 739055

Ministry Resource/Chinese/New Media